

夫妻共議當往問佛，尋到佛所具白如此。佛告比羅陀：安意快用，勿有疑難。汝之履信不違父教，持戒慚愧，沒命不二。聞施慧道，七財滿具。福德所致，非為災變。智者能行，不問男女。所生之處，福應自然。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信財戒財慚愧亦財，聞財施財慧為七財。從信守戒常淨觀法，慧而履行奉教不忘。生有此財不問男女，終已不貧賢者識真。比羅陀聞佛所說，益加篤信，稽首佛足，歡喜還家。具宣佛教，誨其妻子，遂相承繼，皆得道迹。

法句譬喻經戒慎品第五

昔波羅奈國有山，去城四五十里，有五沙門處。山學道，晨旦出山，人間乞食。食訖還山，晚暮乃到。往還疲極，不堪坐禪，思惟正定。歷年如是，不能得道。佛愍念之，勞而無獲，化作一道人，往到其所，問諸道人：隱居修道，得無勞倦？諸沙門言：吾等在此，去城既遠，四大之身，當須飲食。日日供給，往還疲勞，經年歷歲，勤苦竟已。晝日往返，暮輒疲頓，不暇復得修道。為當正爾，畢命而已。道人語曰：夫為道者，以戒為本。攝心為行，賤形貴真，捐棄軀命，食以支形。守意正定，內學止觀，滅意得道。養身順情，安得免苦。願諸道人，明日莫行。吾當供養，使諸道人休息。一日，時五沙門意大歡喜，怪未曾有。安心定意，不復憂行。明日日中，此化道人送食而來。食訖安和，心意恬怡。於是化人為說偈言：

比丘立戒守攝諸根，食知自節，寤意令應。以戒降心，守意正定，內學止觀，無忘正智。明哲守戒，內思正智，行道如應，自淨除苦。

化道人說此偈已，顯現佛身光相之容。於是五沙門精神震疊，咸思惟戒，即得阿羅漢道。

法句譬喻經惟念品第六

昔佛在世時，弗加沙王與瓶沙王親友。弗加沙王未知佛道，作七寶華，以遺瓶沙。瓶沙王得之，轉奉上佛。白佛言：弗加沙王與我為友，遺我此華。今已上佛，願令彼王心開意解。見佛聞法，奉敬聖眾，當以何物以報所遺？佛告瓶沙：寫十二因緣經，送持與之。彼王得經，心必信解。即寫經卷，別書文曰：卿以寶華見遺，今以法華相上。詳思其義，果報深美。到便誦習，以同道味。弗加沙王得經讀之，尋省反覆，巨然信解。喟然嘆曰：道化真妙，精義安神。國榮五欲，憂惱之元。累劫習迷，始今乃寤。顧視流俗，無可貪樂。即召群臣，國付太子。便自剃頭，行作沙門。法服持鉢，詣羅閱祇城外。在陶家窰中寄宿。明日當入城分衛。食訖，當至佛所，奉受經戒。佛以神通，知弗加沙明日食時，其命將終。故從遠來，不得見佛。又不聞經，甚可憐愍。於是世尊化作沙門，往至陶家，欲求寄宿。陶家語曰：向有一沙門，在彼窰中，可往共止宿也。把草入窰，坐於一面。問弗加沙：從何所來？師為是誰？以何因緣，行作沙門？為見佛末？弗加沙言：吾未見佛。聞十二因緣，便作沙門。明日入城，乃分衛已。當往見佛耳。化沙門言：人命危脆，朝夕有變。無常宿對，卒至無期。但當觀身四大所由，合成散滅。各還其本。思惟覺意，空淨無想。專念三尊，布施戒德。能知無常見佛無異。方念明日種無益想，時化沙門即說偈言：

夫人得善利，乃來自歸佛。是故當晝夜常念佛法眾，已知自覺意。是為佛弟子，常當晝夜念。佛與法及眾，念身念非常。念戒布施德，空不願無想。晝夜當念是時，化沙門在於窰中，為弗加沙說非常之要。弗加沙王思惟意定，即得阿那含道。佛知已解，為現佛身光明相好。弗加沙王驚喜踊躍，稽首作禮。佛重告之曰：罪對無常，畢故莫恐。弗加沙王言：敬奉尊教，忽然別去。明日食時，弗加沙王入城分衛。於城門中，逢新產犍牛，護犍。觥殺弗加沙王。潰腹命終。即生阿那含天。佛遣諸弟子耶旬起塔。佛語諸弟子：罪對之根，不可不慎。

法句譬喻經慈仁品第七

昔佛在羅閱祇，去國五百里，有山。山中有一家，有百二十二人生長山藪，殺獵為業。衣皮食肉，初不田作。奉事鬼神，不識三尊。佛以聖智，明其應度。往詣其家，坐一樹下。男子行獵，唯有婦女在。見佛光明，照天地。山中木石，皆變金色。大小驚喜，知佛神人。皆往禮拜，供施坐席。佛為諸母人說殺生之罪，行慈之福。恩愛一時，會有離別。諸母人聞經歡喜，前白佛言：山民貪害，以肉為食。欲設微供，願當納受。佛告諸母人：諸佛之法，不以肉食。吾已食來，不須復辦。因告之曰：夫人生世，所食無數。何以不作有益之食，而殘害群生，以自濟活。死墮惡道，損而無益。人食五穀，當愍眾生。蠕動之類，莫不貪生。殺彼活己，殃罪不朽。慈仁不殺，世世無患。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為仁不殺，常能攝身。是處不死，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 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垂拱無為 不害眾生 無所煩惱 是應梵天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佛說偈已 男子獵還 諸婦聽經 不復行迎 其
夫驚疑怪 不如常 棄肉來歸 謂有變故 至見諸
婦皆坐佛前 叉手聽經 瞋恚聲張 欲圖毀佛
諸婦諫曰 此是神人 勿興惡意也 即各悔過 為
佛作禮 佛重為說 不殺之福 殘害之罪 夫主意
解 長跪白佛 吾等生長深山 以殺獵自居 罪過
累積 當行何法 得免重殃 於是世尊 即說偈言
履仁行慈 博愛濟眾 有十一譽 福常隨身
臥安覺安 不見惡夢 天護仁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所在得利 死昇梵天 是為十一
佛說偈已 男女大小 百二十二人 歡欣信受
皆奉持五戒 佛語瓶沙王 給其田地 賜與穀
食 仁化廣普 國界安寧

昔有大國王名和默 處在邊境 未覩三尊聖
妙之化 奉事梵志 外道妖蠱 舉國奉邪 殺生
祭祀 以此為常 時王母病 痿頓著床 使諸醫
師不蒙湯藥 遣諸醫女 所在請求 經年歷歲
未得除差 更召國內 諸婆羅門 得二百人 請
入令坐 供設飲食 而告之曰 吾大夫人 病困經
久 不知何故 乃使如此 卿等多智 明識相法
天地星宿 有何不可 具見告示 諸婆羅門 言
星宿倒錯 陰陽不調 故使爾耳 王曰 作何方
宜 使得除愈 婆羅門 言 當於城外 平治淨處
郊祠四山 日月星宿 當得百頭 畜生 種種各
異類 及一少兒 殺以祠天 王自躬身 將母至
彼 跪拜請命 然後乃差 王即供辦 如其所言

驅人象馬牛羊百頭 隨道悲鳴 震動天地 從
東門出 當就祭壇 殺以祠天 世尊大慈 普濟
眾生 愍是國王 頑愚之甚 云何興惡 殺眾生
命 欲救一人 於是世尊 將從大眾 往到其國
在城東門 道路逢王 及婆羅門 輩所驅 畜生
悲鳴而來 王遙見佛 如日初出 如月盛滿 光相
炳然 照耀天地 人民見者 莫不愛敬 所驅 畜
生 祭餼之具 皆願求脫 王即前進 下車却蓋
為佛作禮 叉手長跪 問訊世尊 佛命令坐 問
欲所至 拱手答言 國大夫人 得病經久 良醫神
祇 無不周遍 今始欲行 解謝星宿 四山五嶽
為母請命 冀蒙得差 佛告大王 善聽一言 欲
得穀食 當行耕種 欲得大富 當行布施 欲得
長命 當行大慈 欲得智慧 當行學問 行此四
事 隨其所種 還得其果 夫富貴之家 不貪貧
賤之食 諸天以七寶為 宮殿衣食 自然豈當 捨
甘露之飡 來食麤穢也 祠祀姪亂 以邪為正
殺生求生 去生道遠 殺害眾命 欲救一人 安
得如此 於是世尊 即說偈言 若人壽百歲
勤事天下神 象馬用祭祀 不如行一慈

佛說偈時 即放光明 烈照天地 三塗八難 莫不
歡喜 各得其所 國王和默 聞說妙法 又覩光明
甚大 歡喜 即得道迹 病母聞法 五情悅豫 所患
消除 二百梵志 覩佛光相 重聞其言 慚愧悔過
願為弟子 佛盡受之 皆作沙門 各得如願 王及
大臣 請佛供養 一月乃去 以法治正 國遂興隆

法句譬喻經言語品第八

昔弗加沙王 入羅閱祇城 分衛於城門中 為
新產犍牛 所觶殺 牛主怖懍 賣牛轉與他人

其人牽牛欲飲之 牛從後復 觶殺其主 其主
有子 瞋恚 取牛殺之 於市賣肉 有田舍人 買
取牛頭 貫擔持歸 去舍里餘 坐樹下息 以牛
頭掛樹枝上 須臾繩斷 牛頭來下 正墮人上
牛角刺人 即時命終 一日之中 凡殺三人 瓶沙
王聞之 怪其如此 即與群臣 行詣佛所 到作
禮畢 却坐王位 叉手白佛 言 大可怪 世尊 一
頭犍牛 而殺三人 將有變故 願聞其意 佛告
瓶沙王 罪對有原 非適今也 王曰 願聞其由
佛言 往昔有賈客 三人 到他國 治生 寄住孤
獨老母 舍 應雇舍直 見老母 孤獨 欺不欲與
伺老母 不在 默聲捨去 竟不與直 老母來歸
不見賈客 即問比居 云 皆已去 老母 瞋恚 尋
後 追逐 疲頓 乃及 責索舍直 三賈客 逆罵詈
言 我前已相與 云何復索 同聲共 觶不肯與
直 老母 單弱 不能奈何 懊惱 呪誓 語三賈客
我今窮厄 何忍欺觶 於我 願我後世 所生之
處 若當相值 要當殺汝 正使得道 終不相置
也 殺汝 乃休 不爾 不止 佛語 瓶沙王 爾時 老
母者 今此 犍牛 是也 三賈客者 弗迦沙等 三
人為牛 所觶殺者 是也 於是世尊 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僥陵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茲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佛說是時 瓶沙王 官屬 一切 莫不 恭肅 願崇
善行 作禮 而去

法句譬喻經雙要品第九

昔舍衛國王 名波斯匿 來至佛所 下車 却蓋
解劍 脫履 拱手 直進 五體 投地 稽首 足下 長

跪白佛願以來日於四街道施設微食欲使國人知佛至尊願令眾生遠鬼妖蟲悉奉五戒以消國患佛言善哉夫為國主宜有明導率民以道求來世福王曰至真請退嚴辦手自為饌身往奉迎佛與眾僧俱至四衢佛至就座即行澡水手自斟酌佛飯食畢於四道頭為王說法觀者無數時有兩商人一人念曰佛如帝王弟子猶忠臣佛陳明法弟子誦宣斯王明矣知佛可尊屈意奉之一人念曰斯王愚哉爾為國王將復何求佛者若牛弟子猶車彼牛牽車東西南北佛亦如是子有何道而下意奉之二人俱去行三十里亭宿沽酒共飲平論屬事其善念者四王護之其惡念者大山鬼神令酒入腹如火燒身出亭路臥宛轉轍中晨商人車五百乘轍殺之焉伴明日求之已殺曰還國見疑殺人取物去不義輕身委財逝至他國國王崩亡無有大子讖書云中土有微人當王斯土故王有神馬任王必屈膝即具嚴駕神馬印綬行求國主觀者數千商人亦出國太史曰彼有黃雲之蓋斯王者氣也神馬屈膝舐商人足群臣豫作香湯澡浴拜為國王於是遂處位聽省國事深自思曰余無微善何緣獲此必是佛恩使之然也即與群臣向舍衛國遙稽首曰賤人無德蒙世尊慈恩得王此國明日願與應真眾俱垂意願斯一時三月佛告阿難勅諸比丘明日彼王請皆當作變化令彼國王人民歡喜各作神足往到彼國皆次就座如法儼然下食畢訖澡手為王說法王曰吾本

微人素無快德何緣獲斯佛告王曰昔彼大王飯佛於四衢道王心念言佛如國王弟子猶臣下王種斯核今自獲果後一人云佛者若牛弟子猶車彼人自種車轍之核今在太山地獄為火車所轍自獲其果然非王勇健所能致矣為善福隨為惡禍追此為自作非天龍鬼神所不能與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轍於轍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如影隨形 佛說經偈已王及臣民聽者無數皆大歡喜逮得法眼

昔長者須達買太子園田共造精舍奉上世尊各請佛及僧供養一月佛為二人廣陳明法皆得道跡太子祇陀歡喜還東宮歎佛之德作樂自娛祇弟瑠璃常在王邊時王素服與諸近臣及後宮夫人往詣佛所稽首禮畢一心聽經瑠璃在後典衛御座時諸倭臣阿薩陀等姦謀啟曰試著大王印綬坐御座上如似王不於是瑠璃即隨其言被服昇座諸倭臣等皆共拜賀正似大王千載遭遇黎庶之願豈使東宮關闕於此此之御座豈可昇而復下也即率所從貫甲拔劍自就到祇洹精舍斥徙大王不得還宮與王官屬戰祇洹間殺王近臣五百餘人王與夫人播迸晨夜至舍夷國中道飢餓王噉蘆葍腹脹而斃於是瑠璃遂即專制便拔劍入東宮斫殺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顏色不變含笑熙怡甘心受刃命未絕間聞虛空中自然音樂聲迎

其魂神佛於祇洹即說偈言

造喜後喜 行善兩喜 彼喜惟歡 見福心安 今歡後歡 為善兩歡 厥為自祐 受福悅豫 是時瑠璃王尋興兵眾伐舍夷國殺害釋種道跡之人殘暴無道五逆兼備佛記瑠璃不孝不忠眾罪深重却後七日當為地獄火所燒殺又太史記記與佛同王大怖懍即乘船入江吾今處水火焉得來七日日中有自然火從水中出燒船覆沒王亦被燒恐怖毒熱忽然沈終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造憂後憂 行惡兩憂 彼憂唯懼 見罪心懍 今悔後悔 為惡兩悔 厥為自殃 受罪熱惱 佛說是已告諸比丘太子祇者不貪榮位守死懷道上生天上安樂自然瑠璃王者狂愚快意死墮地獄受苦無數一切世間豪貴貧賤皆歸無常無長存者是以高士殞命全行為精神寶佛說是時莫不信受

◎昔者閻嶺山後有婆羅門七十餘家宿福應度佛到其村現道神化眾人見佛光相巍巍莫不敬伏佛坐樹下問諸梵志居此山中為幾何世有何方業以自供給答曰居此以來三十餘世田作畜牧以此為業又問奉脩何行求離生死答曰事日月水火隨時祭祠若有死者大小聚會唱生梵天以離生死佛語諸婆羅門夫田作畜牧祭祠日月水火唱叫生天非是長存離生死法極福無過二十八天無有道慧還墮三塗唯有出家修清淨志履行寂義可得泥洹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以真為偽 以偽為真 是為邪計 不得真利

知真為真 見偽為偽 是為正計 必得真利
 世皆有死 三界無安 諸天雖樂 福盡亦喪
 觀諸世間 無生不終 欲離生死 當行道真
 七十婆羅門聞佛所說 欣然意解 願作沙門 佛
 言善來比丘 鬚髮自墮 皆成沙門 佛與比丘共
 還精舍 至於中路 顧戀妻息 各有退意 時遇
 天雨 益懷憂慘 佛知其意 便於道邊 化作數十
 間舍 入中避雨 而舍穿漏 佛因舍漏 而說偈言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惟行 姪洩為穿
 蓋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行 姪匿不生
 七十沙門聞說此偈 雖強自進 猶懷瞢瞢 雨
 止前行 地有故紙 佛告比丘 取之 受教即取 佛
 問比丘 以為何紙 諸比丘白佛 此裏香紙 今雖
 捐棄 處香如故 佛復前行 地有斷索 佛告比
 丘 取之 受教即取 佛復問曰 此何等索 諸比丘
 白佛 其索腥臭 此繫魚之索 佛語比丘 夫物本
 淨 皆由因緣 以興罪福 近賢明則道義隆 友
 愚闇則殃罪臻 譬彼紙索 近香則香 繫魚則
 腥 漸染翫習 各不自覺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迷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染人 如附香熏 進智習善 行成芳潔
 七十沙門重聞此偈 知家欲為穢藪 妻子為
 桎梏 執信堅固 往至精舍 攝意惟行 得羅漢道

法句譬喻經放逸品第十

昔佛在世時 有五百賈客 從海中出 大持七寶
 還歸本國 經歷深山 為惡鬼所迷 不能得出 糧
 食乏盡 窮頓困厄 遂皆餓死 所齎寶貨 散在
 山間 時有沙門 在山中學 見其如此 便起想
 念 吾勤苦學道 積已七年 不能得道 又復貧窮

無以自濟 此寶物無主 取之持歸 用立門戶 於
 是下山 拾取寶物 藏著一處 訖便出山 求呼兄
 弟 負馳持歸 方到道半 佛念比丘 應當得度
 佛便化作一比丘 剃頭法服 莊面畫眉 金
 銀瓔珞 隨谷入山 道逢沙門 頭面作禮 問訊
 起居 道人呵比丘 尼曰 為道之法 應得爾不 剃
 頭著法衣 云何復莊面畫眉 瓔珞身體也 比
 丘尼答曰 沙門之法 為應爾不 辭親學道 山
 居靜志 云何復取非其財物 貪欲忘道 快心放
 意 不計無常 生世如寄 罪報延長 於是比丘
 尼為說偈言 比丘謹慎戒 放逸多憂懋
 變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守戒福致喜
 犯戒有懼心 能斷三界漏 此乃近涅槃
 是時比丘尼說此偈已 為現佛身相好光明
 沙門見之 悚然毛豎 稽首佛足 悔過自陳 愚
 癡迷謬 違犯正教 往而不返 其將奈何 於是
 世尊即說偈言
 若前放逸 後能自禁 是照世間 念定其宜
 過失為惡 追覆以善 是照世間 念善其宜
 少壯捨家 盛修佛教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人前為惡 後止不犯 是照世間 如月雲消
 於是比丘重聞此偈 結解貪止 稽首佛足 還到
 樹下 數息相隨 止觀還淨 獲道果證 成阿羅漢

法句譬喻經心意品第十一

昔佛在世時 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 學道十二
 年中 貪想不除 走心散意 但念六欲 目色耳聲
 鼻香口味 身更心法 身靜意遊 曾無寧息 十二
 年中 不能得道 佛知可度 化作沙門 往至其所
 樹下 共宿 須臾月明 有龜從河中出 來至樹下

復有一水狗 飢行求食 與龜相逢 便欲噉龜
 龜縮其頭尾 及其四脚 藏於甲中 不能得噉
 水狗小遠 復出頭 足行步如故 不能奈何 遂便
 得脫 於是道人問化沙門 此龜有護命之鎧
 水狗不能得其便 化沙門答曰 吾念世人 不如
 此龜 不知無常 放恣六情 外魔得便 形壞神
 去 生死無端 輪轉五道 苦惱百千 皆意所造
 宜自勉勵 求滅度安 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有身不久 皆當歸土 形壞神去 寄住何貪
 心豫造處 往來無端 念多邪僻 自為招患
 是意自造 非父母為 可勉向正 為福勿回
 藏六如龜 防意如城 慧與魔戰 勝則無患
 於是比丘聞說此偈 貪斷望止 即得羅漢道
 知化沙門 是佛世尊 敬肅整服 稽首佛足 天
 龍鬼神 莫不歡喜

法句譬喻經華香品第十二

昔佛在舍衛國 國東南海中有臺 臺上有華
 香樹 樹木清淨 有婆羅門女 五百人 奉事異
 道 意甚精進 不知有佛 於時諸女 自相謂曰
 我等稟形 生為女人 從少至老 為三事所鑑 不
 得自由 命又短促 形如幻化 當復死亡 不如
 共至華香臺上 採取香華 精進持齋 降屈梵
 天 當從求願 願生梵天 長壽不死 又得自在
 無有鑑忌 離諸罪對 無復憂患 即齎供具 往
 至臺上 採取華香 奉事梵天 一心持齋 願屈
 尊神 於是世尊 見此諸女 雖為俗齋 其心精
 進 應可化度 即與大眾 弟子菩薩 天龍鬼神
 飛昇虛空 往至臺上 坐於樹下 諸女歡喜 謂
 是梵天 自相慶慰 得我所願 矣時一天人語

諸女言：此非梵天，是三界尊，號名為佛，度人無量。於是諸女前至佛所，為佛作禮，前白佛言：我等多垢，今為女人，求離鑑檢，願生梵天。佛言：諸女快得善利，乃發此願。世有二事，其報明審，為善受福，為惡受殃。世間之苦，天上之樂，有為之煩，無為之寂，誰能選擇，取其真者。善哉！諸女，乃有明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孰能擇地 捨鑑取天 誰說法句 如擇善華
學者擇地 捨鑑取天 善說法句 能採德華
知世坏喻 幻法忽有 斷魔華敷 不現死生
見身如沫 幻法自然 斷魔華敷 不現死生
於是諸女聞佛此偈，願學真道，為比丘尼，頭髮自墮，法衣具足，思惟寂定，即得羅漢道。阿難白佛言：今此諸女，素有何德，乃令世尊就而度之。一聞說法，出家得道也。佛告阿難：昔迦葉佛時，有大長者，財富無數，夫人嫁女，有五百人，其性妬惡，門不妄開，夫人嫁女，欲往見佛，終不肯聽。後日國王請諸大臣，上殿宴會，會輒竟日。時夫人嫁女見長者入會，便共至佛所，稽首作禮，小坐聽經，各發願言：令我世世莫與惡人共相遭遇，所生之處，恒與道德聖人相值。聞來世有佛名釋迦文，願與相值，出家學道，奉持訓誨。佛語阿難：爾時夫人嫁女五百人者，今此五百比丘尼是。本願懇惻，今應得度。是以世尊就度之耳。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法句譬喻經卷第一

法句譬喻經卷第二

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喻華香品之二

昔佛始得道，在羅閱祇國教化，轉到舍衛國。國王群臣莫不宗仰，時有賈客大人，名曰波利，與五百賈人入海求寶。時海神出，掬水問波利言：海水為多，掬水為多，波利答曰：掬水為多。所以者何？海水雖多，無益時用，不能救彼飢渴之人。掬水雖少，值彼渴者，持用與之，以濟其命。世世受福，不可稱計。海神歡喜讚言：善哉！即脫身上八種香瓔，校以七寶，以上波利。海神送之，安善往還。到舍衛國，持此香瓔，上波斯匿王，具陳所由。念是香瓔非小人所服，謹以貢上，願蒙納受。王得香瓔，以為奇異，即呼諸夫人羅列前住。若最好者，以香瓔與之。六萬夫人盡嚴來出，王問末利夫人：何以不出？侍人答言：今十五日持佛法齋，素服不嚴，是以不出。王便瞋恚，遣人呼曰：汝今持齋，應違王主之命，不乎？如是三反。末利夫人素服而出，在眾人中，猶如日月倍好於常。王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穢垢，日夜山積，人命促短，懼墜三塗，是以日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王聞歡喜，便以香瓔，與末利夫人。夫人答言：我今持齋，不應著此，可與餘人。王曰：我本發意，欲與勝者，卿今最勝。又奉法齋，道志殊高，是以相與。若卿不受，吾將安置。夫人答言：大王勿憂，願王屈意，共到佛所。以此香瓔奉上市尊，并採聖訓，累劫之福矣。王即許焉。即勅嚴駕，往到佛所，稽首於地，却就王位。王白佛言：海神香瓔，波利所

上六萬夫人，莫不貪得，末利夫人與而不取，持佛法齋，心無貪欲，謹以上佛願，垂納受。世尊弟子，執心護齋，直信如此，豈有福乎？於是世尊為受香瓔，即說偈言：

多作寶華 結步搖綺 廣積德香 所生轉好
琦草芳華 不逆風熏 近道敷開 德人遍香
栴檀多香 青蓮芳花 雖曰是真 不如戒香
華香氣微 不可謂真 持戒之香 到天殊勝
戒具成就 行無放逸 定意度脫 長離魔道
佛說偈已，重告王曰：齋之福祐，明譽廣遠，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中珍寶，持用布施，不如末利夫人一日一夕持佛法齋，如其福，須彌以豆矣。積福學慧，可到泥洹。王及夫人，群臣大小，莫不歡喜，執戴奉行。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於時城中有長者子五十人，往詣佛所作禮，却坐。時佛為說無常、苦、空、非身之法，恩愛如夢，會當別離，尊榮豪貴，亦有憂感，唯有泥洹永離生死，群殃盡滅，乃可大安。時五十人聞法喜悅，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法衣具足，即成沙門。此諸沙門有親友長者，聞其出家，意大歡喜，往到崛山，與之相見，讚言：諸君快哉，善利。乃有此志，為之設壇，請佛及僧，明日佛與眾會，就其舍食，食訖說法。晡時乃還。此諸新學沙門，戀慕宗黨，皆欲返退。佛知其意，將出城門，見田溝中污泥糞壤，中生蓮華，五色香潔，其香芬熏，乃蔽諸臭。佛便趣之，因說偈言：

如作田溝 近於大道 中生蓮華 香潔可意
有生死然 凡夫處邊 智者樂出 為佛弟子

佛說偈已。即還山中。賢者阿難前白佛言。向者世尊臨田溝上。所說二偈不審其義。願聞其意。佛告阿難。汝見溝中污泥不淨。糞壤之中。生蓮華不。唯然見之。佛言。阿難。人在世間。展轉相生。計壽百歲。或長或短。妻子恩愛。飢渴寒熱。或悲或欣。一凶二吉。三毒四倒。五陰六入。七識八邪。九惱十惡。猶如田溝。畜藏糞壤。污泥不淨。欸有一人。覺世無常。發心學道。修清淨志。凝神斷想。自致得道。亦如污泥。生好蓮華。身自得道。還度宗親。一切眾生。皆蒙開解。亦如華香。奄蔽臭穢。五十比丘。聞佛說法。進志堅固。即得阿羅漢道。

法句譬喻經愚闇品第十三

昔佛在舍衛國。時城中有婆羅門。年向八十。財富無數。為人頑闇。慳貪難化。不識道德。不計無常。更作好舍。前後堂涼臺。煖室東西廂。廡數十梁間。唯後堂前拒陽未訖。時婆羅門恒自經營。指授眾事。佛以道眼見此老翁。命不終日。當就後世。不能自知。而方忽忽。形瘦力竭。精神無福。甚可憐愍。佛將阿難往到其門。慰問老翁。得無勞倦。今作此舍。皆何所安。老翁答言。前府待客。後堂自處。東西二廂。當安兒息財物。僕使。夏上涼臺。冬入溫室。佛語老翁。久聞宿德。思遲談講。偶有要偈。存亡有益。欲以相贈。不審可小廢事。共坐論不也。老翁答言。今正大懷。不容坐語。後日更來。當共善敘。所云要偈。便可說之。於是世尊即說偈言。有子有財。愚惟汲汲。我且非我。何憂子財。暑當止此。寒當止此。愚多預慮。莫知來變。

愚蒙愚極。自謂我智。愚而勝智。是謂極愚。婆羅門言。善說此偈。今實太懷。後來更論之。於是世尊傷之而去。老翁於後。自授屋椽。椽墮打頭。即時命過。室家啼哭。驚動四鄰。佛去未遠。便有此變。佛到里頭。逢諸梵志。有數十人。前問佛言。從何所來。佛言。屬到此死。翁舍為翁說法。不信佛語。不知無常。今者忽然已就後世。具為諸梵志更說前偈義。聞之欣然。即得道跡。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愚闇近智。如瓢斟味。雖久狎習。猶不知法。開達近智。如舌嘗味。雖須臾習。即解道要。愚人施行。為身招患。快心作惡。自致重殃。行為不善。退見悔恚。致涕流面。報由宿習。時諸梵志重聞此偈。益懷篤信。為佛作禮。歡喜奉行。

昔佛在舍衛國。給孤獨精舍。為諸天人說法。時波斯匿王有一寡女。名曰金剛。壯寡未歸。父母哀愍。別為宮舍。作好舍宅。給五百妓女。以娛樂之。眾中有一長老青衣。名曰度勝。恒行市買脂粉香華。時見男女無數大眾。各齎香華。出城詣佛。即問行人欲何所至。眾人答言。佛出於世。三界之尊。度脫眾生。皆得泥洹。度勝聞之。心悅意喜。即自念言。會老見佛。宿世之福。便分香直。持買好華。隨眾人輩。往到佛所。作禮却立。散華燒香。一心聽法。已過市取香。因聽法功德。宿行所追。香氣熏聞。斤兩倍前。嫌其遲晚。而共詰之。度勝奉道。即如事言。世有聖師。三界之尊。擊無上法鼓。震動三千。往聽法者。無央數人。實隨聽法。是以稽遲。

金剛之徒。聞說世尊法義。深妙非世所聞。悚然心歡。而自歎曰。吾等何罪。獨自不聞。即報度勝。試為我說之。度勝白曰。身賤口穢。不敢便宣。乞更詔受。如命說之。即便遣出。重告之曰。具受儀式。度勝未還。金剛侍女側息中庭。如子待母。佛告度勝。汝還說法。多所度脫。說法之儀。先施高座。度勝受勅。具宣聖旨。皆大歡喜。各脫衣服。一領積為高座。度勝洗浴。承佛威神。如應說法。金剛之等五百餘人。疑解破惡。得須陀洹道。說法甚美。不覺失火。一時燒死。即生天上。王將人從來欲救火。見之已燃。收拾棺殮。葬送畢訖。往過佛所。為佛作禮。却坐常位。佛問王曰。所從來也。王叉手言。女金剛不幸。不覺失火。大小燒盡。適棺殮還。不審何罪。遇此火害。唯願世尊彰告。未聞佛告。大王。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有長者婦。將姪女五百人。至城外大祠祀。其法難犯。他姓之人。不得到邊。不問親疎。其有來者。擲著火中。時世有一辟支佛。名曰迦羅。處在山中。晨來分衛。暮輒還山。迦羅分衛來趣郊祠。長者婦見之。忿然瞋恚。共捉迦羅。撲著火中。舉身焦爛。便現神足。飛昇虛空。眾女驚怖。泣淚悔過。長跪舉頭。而自陳曰。女人愚。不識至真。群愚荒駭。毀辱神靈。自惟過。罪惡若山。願降尊德。以消重殃。尋聲即下。而般泥洹。諸女起塔供養舍利。佛為大王而說偈言。

愚意作惡。不能自解。殃追自焚。罪成熾然。愚所望處。不謂適苦。臨墮厄地。乃知不善。佛告大王。爾時長者婦。今王女金剛是。五百

侍女今度勝等五百伎女是罪福追人久無不彰善惡隨人如影隨形。說是法時國內大小信伏歡喜。咸歸二尊皆受五戒。即得道跡。

法句譬喻經明哲品第十四

昔有梵志其年二十。天才自然事無大小過目則能。自以聰哲而自誓曰。天下技術要當盡知。一藝不通則非明達也。於是遊學無師不造。六藝雜術。天文地理。醫方鎮壓。山崩地動。擄捕博奕。妓樂博撮。裁割衣裳。文繡綾綺。厨膳切割調和滋味。人間之事無不兼達。心自念曰。丈夫如此誰能及者。試遊諸國。摧伏。舐對。奮名四海。技術衝天。然後載功竹帛。垂勳百代。於是遊行。往至一國入市觀視。見有一人坐作角弓析筋治角。用手如飛。作弓調快。買者諍前。即自念曰。少來所學。自以具足。邂逅自輕。不學作弓。若彼鬪技。吾則不如矣。當從受學耳。遂從弓師求為弟子。盡心受學。月日之中。具解弓法。所作巧妙。乃踰於師。布施財物奉辭而去。去之一國。當渡江水。有一船師用船若飛。迴旋上下。便疾無雙。復自念曰。吾技雖多。未曾習船。雖為賤術。其於不知宜當學之。萬技悉備。遂從船師。願為弟子。供奉盡敬。竭力勞動。月日之中。知其逆順。御船迴旋。乃踰於師。布施財物奉辭而去。復至一國。國王宮殿。天下無雙。即自念曰。作此殿匠。巧妙乃爾。自隱遊來。偶不學之。若與競術。必不勝矣。且當復學。意乃足耳。遂求殿匠。願為弟子。盡心供養。執持斤斧。月日之間。具解尺寸。方圓規矩。彫文刻鏤。木事盡知。天才明朗。

事輒勝師。布施所有辭師而去。周行天下。遍十六大國。命敵拊技。獨言隻步。無敢應者。心自貢高曰。天地之間。誰有勝我者。佛在祇洹。遙見此人。應可化度。佛以神足。化作沙門。拄杖持鉢。在前而來。梵志由來國無道法。未見沙門。怪是何人。須至當問。須臾來到。梵志問曰。百王之則。未見君輩。衣裳制度。無有此服。宗廟異物。不見此器。君是何人。形服改常也。沙門答曰。吾調身人也。復問何謂調身。於是沙門因其所習而說偈言。

弓匠調角 水人調船 巧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深淵 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 心淨歡然
於是沙門說此偈已。身昇虛空。還現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洞達。照耀天地。從虛空來。下謂其人曰。吾道德變化。調身之力也。於是其人五體投地。稽首問曰。願聞調身其有要乎。佛告梵志。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四禪三解脫。此調身之法也。夫弓船木匠。六藝奇術。斯皆綺飾華譽之事。蕩身縱意。生死之路也。梵志聞之。欣然信解。願為弟子。佛言。沙門善來。鬚髮自墮。即成沙門。佛重為說四諦八解之要。尋時即得阿羅漢道。

昔佛在舍衛國。有山民村五六十家。去國五百里。村中有一貧家。其主人婦懷妊十月。雙生二男。甚大端政。無比。父母愛之。便為作字。一名雙德。二名雙福。生五六十日。其父放牛來還。懈怠。却臥床上。其母出田拾薪未還。此二小兒左右顧視。不見父母。便共相責。語一

人言。前世之時。垂當得道。正坐愚意。謂命可常。退墮生死。不可計劫。今乃得生。此貧家作子。穰草之中。以氈褐自覆。食飲麤惡。纔自支身。如此。至久云何得道。皆坐前世戀慕富貴。放身散意。快樂須臾。從爾以來。長塗受苦。如今憂惱。當何恃怙。一人答曰。我爾時小。難一時之勤。竟不意精進。而令數世遭諸苦患。此是自為非父母作也。但共當之。復何所言。父聞二子相責如是。甚大怪之。謂呼是鬼崇來。生災變。云何數十日小兒。乃作此言。恐其後日殺親滅族。曼小未大。宜當殺之。其父驚出。閉門捨去。到田取薪。欲燒殺之。其母來還。問夫用此薪為。夫言甚大。可怪。所說如是。此似是鬼必破人門族。以其曼小。欲燒殺之。其母聞此。意中愕然。猶豫未信。小停數日。更聽其言。至明日。夫婦俱出。於戶外潛聽。二兒在內。相責如故。夫婦重共聞之。甚怪。所以便共集薪。密欲燒之。佛以天眼。見此夫婦欲燒殺二子。愍其可憐。宿福應度。往到其村。普放光明。天地大動。山川樹木。皆作金色。村中大小。驚到佛所。為佛作禮。莫不歡喜。知佛至神。三界無比。佛到雙生小兒家。二兒見佛。光明喜踊。難量。父母又驚。各抱一子。將至佛所。問佛世尊。此小兒生來五六十日。所說如是。甚共怪之。恐作禍害。欲火燒殺之。正值佛來。未及得燒。不知此小兒。為何等鬼魅也。唯願解說。是何災怪。小兒見佛。踊躍歡喜。佛見小兒大笑。口出五色光。普照天地。佛告小兒。父母及村人。大小。此二小兒。非是鬼魅。福德之子。前

迦葉佛時曾作沙門，少小共為朋友，同志出家各自精進，臨當得道，歛起邪想，共相沮敗，樂世榮華，恃福生天，下為侯王國主長者，歛起是想，便墮退轉，不得涅槃，更此生死，彌連劫數，常相鈎牽，輒共雙生，遭我世時，今始乃生，已往供養佛功德，故餘福應度，罪滅福生，自識宿命，是以世尊故來度之，我不度者，橫為火所燒，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大人體無欲 在所照然明 雖或遭苦樂

不高現其智 大賢無世事 不願子財國

常守戒慧道 不貪邪富貴 智人知動搖

警如沙中樹 朋友志未強 隨色染其素

佛說是時，小兒見佛，其身即踊如八歲小兒，即作沙彌，得羅漢道，村人大小見佛光相，又見小兒形變，踊大，皆大歡喜，得須陀洹道，父母疑解，亦得法眼。

法句譬喻經羅漢品第十五

昔有一國名曰那梨，近南海邊，其中人民採真珠梅檀以為常業，其國有一家，兄弟二人，父母終亡，欲求分異，家有一奴名曰分那，年少聰了，賈販市買入海，治生無事，不知居家財物分為一分，以奴分那持作一分，兄弟擲籌，弟得分那，止將妻子空手出舍，時世飢餓，唯得分那，恐不相活，以為愁憂，時奴分那白大家言：願莫愁憂，分那作計，月日之中，當令勝兄，大家言：若審能爾者，放汝為良人，大家夫人有私珠物與分那作本，時海潮來，城內人民至水邊取薪，分那持珠物出至城外，見一乞兒負薪，薪中有牛頭梅檀香，可治重病，一

兩直千兩金，時世有一不可常得，分那識之以金錢二枚，買得持歸，破作數十段，時有長者得重病，當須此牛頭梅檀香二兩合藥，求

不能得，分那持往，即得二千兩金，如是賣盡，所得不訾，富兄十倍，大家感念分那之恩，不

違言誓，放為良人，隨意所樂，於是分那辭行

學道，到舍衛國為佛作禮，長跪白佛，所出微

賤心樂道，德唯願世尊垂慈濟度，佛言善來，

分那頭髮自墮，法衣著身，即成沙門，佛為說

法，尋得羅漢道，坐自思惟，今得六通，存亡自

由，皆主人之恩，今當往度，并化國人，於時分那

往到本國，至主人家，主人歡喜，請坐設食，食

訖，澡手飛昇虛空，分身散體，半出水火，光明

洞達，從上來下，告主人曰：此之神德，皆是主人

放捨之福，往到佛所，所學如是，主人答曰：佛

之神化微妙，乃爾，願見世尊，受其教訓，分那

答曰：但當志心供設，饌具，佛三達智，必自來

矣，即便設供，宿昔已辦，向舍衛國稽首長跪，

燒香請佛，唯願屈尊，廣度一切，佛知其意，即

與五百羅漢，各以神足，往到其舍，國王人民

莫不敬肅，來至佛所，五體投地，却坐王位，食

畢，澡訖，佛為主人及王官屬，廣陳明法，皆受

五戒，為佛弟子，起住佛前，歎分那曰：在家精

勤出家，得道，神德高遠，家國蒙度，我當云何

以報其恩，於是世尊重歎分那，而說偈言：

心已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

棄欲無著 缺三界障 望意已絕 是謂上人

若聚若野 平地高岸 應真所過 莫不蒙度

彼樂空閑 眾人不能 快哉無望 無所欲求

佛說偈已，主人及王益加歡喜，供養七日，得須陀洹道。

法句譬喻經述千品第十六

昔佛在舍衛國，有一長老比丘，名般特，新作比丘稟性，閻塞，佛令五百羅漢，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皆知其愚冥，佛愍傷之，即呼著前，授與一偈，守口攝身，身莫犯非，如是行者，得度世，時般特感佛慈恩，歡欣心開，誦偈上口，佛告之曰：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為奇，今當為汝解說其義，一心諦聽，般特受教而聽，佛即為說身三口四意三所由，觀其所起，察其所滅，三界五道輪轉不息，由之昇天，由之墮淵，由之得道，涅槃自然，分別為說無量妙法，時般特燿然心開，即得羅漢道，爾時有五百比丘，尼別有精舍，佛日遣一比丘，為說經法，明日般特次應當行，諸尼聞之，皆豫含笑，明日來者，我等當共逆說其偈，令之慚愧，無所一言，明日般特往，諸比丘尼，大小皆出作禮，相視而笑，坐畢下食，食已，澡手請令說法，時般特即上高座，自慚否曰：薄德下才，未為沙門，頑鈍有素，所學不多，唯知一偈，粗識其義，當為敷演，願各靜聽，諸年少比丘尼，欲逆說偈，口不能開，驚怖自責，稽首悔過，般特即如佛所說，一一分別身意所由，罪福內外，昇天得道，凝神斷想，入定之法，即時諸尼聞其所說，甚怪甚異，一心歡喜，皆得羅漢道，後日國王波斯匿，請佛眾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入，卿為沙門

一偈不了，受請何為？吾是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施脚無益，不須入門。時般特即住門外，佛坐正殿，上行水已畢，般特即擎鉢申臂，遙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太子眾會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般特比丘臂也。近日得道，向吾使持鉢，門士不聽來入，是以申臂授吾鉢耳。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為上，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人，雖多學不解不行，徒喪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惡。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可度。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佛說偈已，三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

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為天人說法。時舍衛國中有婆羅門長者名藍達，大富無極，其家資財不可計數。梵志之法，當作大壇，以顯名譽。盡家之財，持用布施，作般闍于瑟，供養婆羅門五千餘人。五年之中，供給衣被床榻醫藥珍琦寶物，郊祠供具，盡所愛惜。諸梵志等五年之中，為羅摩達長者祭祀。諸天四山五嶽星宿水火無不周遍。呪願長者長夜受福。五歲已周，最後一日，極大布施。如長者法，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象馬車乘奴婢資財七寶服飾，散蓋履屣鹿皮之衣，錫杖踞床澡罐澡盤床榻席薦，所應當得，事事八萬四

千盡持布施，當其爾日，皆來大會。鬼神國王大臣梵志大姓悉來會坐，隱隱闐闐，莫不歡欣。佛見如是，歎然言曰：此大姓梵志，何以愚癡所施，大多福報薄少？如種火中，何從得報也？若我不化，長離法門，於是世尊便起嚴服，化從地出，放大光明，普照眾會。大小見之，怪未曾有，驚怖悚懼，不知何神。長者羅摩達及諸大眾，頭面著地，為佛作禮。佛見眾人皆有敬心，因其恭肅，便說偈言：

月千反祠，終身不徹，不如須臾，一心念法。一念造福，勝彼終身，雖終百歲，奉事火神，不如須臾，供養三尊。一供養福，勝彼百年。

於是世尊告藍達曰：施有四事，何等為四？一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施多得福報多，四者施少得報亦少。何謂施多得福報少者？其人愚癡殺生祭祠，飲酒歌舞，破損財寶，無有福慧。何謂施少得報少者？以慳貪惡意，施凡道士，俱兩愚癡，是故無福。何謂施少得福多者？能以慈心奉道，德人道士，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大。何謂施多得福多者？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菓園，供養三尊，衣服履屣床榻厨膳，斯福如五河流入於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為施多，其報轉多。譬如農家地有厚薄，所得不同。爾時藍達長者座中會人，見佛變化，聞說法言，皆大歡喜。諸天人神皆得須陀洹道。五千梵志皆作沙門，得應真道。主人藍達居家大小，皆受五戒，亦得道迹。國王大臣皆受三自歸，為優婆塞，亦得法眼。

昔佛在舍衛精舍教化，時羅閱祇國有一人，為人凶惡，不孝父母，輕侮良善，不敬長老，居門衰耗，常不如意，便行事火，欲求福祐。事火之法，日適欲沒，燃大火聚，向之跪拜，或至夜半，火滅乃止。如是三年，不得其福。更事日月，事日月法，晝以日出，夜以月明，向日月拜，沒乃休止。如是三年，復不得福。轉復事天，燒香跪拜，奉上甘美香華酒脯猪羊牛犢，遂至貧困，故不得福。勤苦憔悴，病不去門。聞舍衛國有佛，諸天所宗，當往奉事，必望得福。即到佛所，至精舍門，瞻觀世尊，光相晃然，容顏奇異，如星中月，見佛歡喜，頭面作禮，叉手白佛：生長愚癡，不識三尊，事火日月及諸天神，九年精勤，永不蒙福，顏色憔悴，氣力衰微，四大多患，死亡無日。伏承世尊度人之師，故遠自歸，願垂福慶。佛告之曰：汝之所事，彌是妖邪魑魅，魍魎。禱祀如山，罪如江海，殺生求福，去福遠矣。正使百劫，勤苦盡殺，普天猪羊，持用禱祀，罪如須彌，福無芥子。徒自費喪，豈不惑哉？又卿為人，不孝父母，輕易賢善，不敬長老，憍慢貢高，三毒熾盛，罪疊日深，何緣得福？若能改心，禮敬賢者，威儀禮節，供奉長老，棄惡信善，修己崇仁，四福日增，世世無患。何等為四？一者顏色端正，二者氣力豐強，三者安隱無病，四者益壽終不枉橫。行之不懈，亦可得道。於是世尊即說偈言：祭神以求福，從後觀其報，四分未望一，不如禮賢者，能善行禮節，常敬長者，四福自然增，色力壽而安。

於是其人聞佛此偈，歡喜信解，稽首作禮，重

白佛言。罪垢所蔽。積罪九年。幸賴慈化。今得開解。唯願世尊。聽為沙門。佛言。善來比丘。頭髮自墮。即成沙門。內思安般。即得羅漢道。

◎法句譬喻經惡行品第十七

昔佛在羅閱祇國。遣一羅漢名曰須漫。持佛髮爪至罽賓南山中。作佛圖寺。五百羅漢常止其中。旦夕燒香繞塔禮拜。時彼山中有五百獼猴。見諸道人供養塔寺。即便相將至深澗邊。負輦泥石。效作佛圖。豎木立刹。幣幡繫頭。旦夕禮拜。亦如道人。時山水瀑漲。五百獼猴一時漂沒。魂神即生。第二忉利天上。七寶殿舍衣食自然。各自念言。從何所來。得生天上。即以天眼自見。本形獼猴之身。效諸道人。戲作塔寺。雖身漂沒。神得生天。今當下報。故屍之恩。各將侍從。華香伎樂。臨故屍上。散華燒香。繞之七匝。時山中有五百婆羅門。外學邪見。不信罪福。見諸天人散華作樂。繞獼猴屍。怪而問曰。諸天光影巍巍。乃爾何故。屈意供養此屍。諸天人言。此屍是吾等故身。昔在此間。效諸道人。戲立塔寺。山水瀑漲。漂殺吾等。以此微福。得生天上。今故散華。以報故身之恩。戲為塔寺。獲福如此。若當至心奉佛。世尊其德難喻。卿等邪見。不信正真。百劫勤苦。無所一得。不如共往至耆闍崛山。禮事供養。得福無限。即皆欣然。共至佛所。五體作禮。散華供養。諸天人白佛。我等近世獼猴之身。蒙世尊之恩。得生天上。恨不見佛。今故自歸。重白佛言。我等前世有何罪行。受此獼猴身。雖作塔寺。身被漂殺。佛告天人。此有因緣。不從空生。吾當為汝

說其所由。乃往昔時。有五百年少婆羅門。共行入山。欲求仙道。時山上有一沙門。欲於山上泥治精舍。下谷取水。身輕若飛。五百婆羅門興嫉妬意。同聲笑之。今此沙門上下翻疾。亦如獼猴耳。何足為奇也。如是取水不止。山水一來。溺殺不久。佛告諸天人。爾時上下沙門。我身是也。五百年少婆羅門者。五百獼猴身是。戲笑作罪。身受其報。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戲笑為惡。已作身行。嚔泣受報。隨行罪至。佛告諸天人。汝之近世。雖為獸身。乃能戲笑。起作塔寺。今得生天。罪滅福興。今者復來。躬奉正教。從此因緣。長離眾苦。佛說是已。五百天人。即得道迹。其所共來。水邊五百婆羅門。聞罪福之報。而自歎曰。吾等學仙。積有年數。未蒙果報。不如獼猴。戲笑為福。得生天上。佛之道德。實妙乃爾。於是稽首。佛足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精進日脩。遂得羅漢道。

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為諸天人說法。時國王第二兒名曰瑠璃。其年二十。將從官屬退。其父王。伐兄太子自禪為王。有一惡名曰耶利。白瑠璃王。王本為皇子時。至舍夷國。外家舍看。到佛精舍中。為諸釋種子所呵。罵詈無有好醜。爾時見勅。若我為王。便啟此事。今時已到。兵馬興盛。宜當報怨。即勅嚴駕。引率兵馬。往伐舍夷國。佛有第二弟子名摩訶目犍連。見瑠璃王引率兵士。伐舍夷國。以報宿怨。今當伐殺四輩弟子。念其可憐。便往到佛所。白佛言。今瑠璃王攻舍夷國。我念中人。當遭辛苦。我欲以四方便。救舍夷國人。一者舉

舍夷國人。著虛空中。二者舉舍夷國人。著大海中。三者舉舍夷國人。著兩鐵圍山間。四者舉舍夷國人。著他方大國中央。令瑠璃王不知其處。佛告目連。雖知卿有是智德。能安處舍夷國人。萬物眾生。有七不可避。何謂為七。一者生。二者老。三者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緣。此七事。意雖欲避。不能得自在。如卿威神。可得作此。宿對罪負。不可得離。於是目連禮已。便去。自以私意。取舍夷國人。知識檀越。四五百人。盛著鉢中。舉著虛空。星宿之際。瑠璃王伐舍夷國。殺三億人已。引軍還國。於是目連往到佛所。為佛作禮。自貢高曰。瑠璃王伐舍夷國。弟子承佛威神。救舍夷國人。四五千。今在虛空。皆盡得脫。佛告目連。卿為往看鉢中。人不少也。曰。未往視之。佛言。卿先往視。鉢中人眾。目連以道力下鉢。見中人皆死。盡於是目連。悵然悲泣。愍其辛苦。還白佛言。鉢中人者。今皆死盡。道德神力。不能免彼宿對之罪。佛告目連。有此七事。佛及眾聖神仙道士。隱形散體。皆不能免此七事。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非隱山石間。莫能於此處。避免宿惡殃。眾生有苦惱。不得免老死。唯有仁智者。不念人非惡。佛說是時。座上無央數人。聞佛說無常法。皆共悲哀。念對難免。欣然得道。逮須陀洹證。

法句譬喻經刀仗品第十八

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病委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臥。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至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為作

糜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天帝釋取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

地尋震動燿然大明莫不驚肅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為世尊三界無比道德已備云何屈意洗此病瘦垢穢比丘佛告國王及眾會者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為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瘦沙門道士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譬五河流福來如是功德漸滿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因病積年療治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五百主令鞭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熱若欲鞭人責其價數得物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有一賢者為人所誣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為人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輕手過鞭無著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考掠萬毒罪滅復出墮畜生中恒被撻杖五百餘世罪畢為人常嬰重病痛不離身爾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也時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也時賢者者吾身是也吾以前世為其所怨鞭不著身是故世尊躬為洗之人作善惡殃福隨身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羅漢道賢提國王歡喜信解尋受五戒為清信士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中為天人龍鬼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昔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俾形求仙如尼捷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厄窮死斯澤樹神人現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即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眾飯食皆得飽滿其餘食飲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眾僧詣市買酪無提酪者左右顧視情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食婦怪問我不食何恨答曰不恨也吾行於市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我往持齋齋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採納君毀遺則禍從此興蹶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爾夜年壽算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是愚婦敗我齋法不卒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為梵志而說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本 齋法度世仙

梵志聞偈迷解信受旋還舍衛路由一國名拘藍尼有長者名曰美音為人恩仁眾人敬

仰梵志過宿長者問曰道士那來今欲所至具陳彼澤樹神功德欲詣舍衛造須達所攢採齋法冀蒙得福美音喜踊宿行所追且自解暢宣令宗室誰能共行受齋戒法合五百人僉然應命本願相引威儀嚴出共詣舍衛

未至祇洹道逢須達遇而不識顧問從者此何丈夫對曰須達也梵志眾等喜而追曰吾願成矣求人得人馳趣相見同聲歎曰樹神歎德注仰虛心具說所嗟故來投託冀示法齋住車答曰所求大善吾有尊師號曰如來眾祐度脫人類近在祇洹可共親造即皆敬諾恭肅進前遙見如來情喜難量五體投地退坐一面皆共長跪白世尊曰本初發家欲至三池沐浴求仙經由樹神所陳如此是故投化願示極靈於是世尊因其所行而說偈言

雖儻剪髮 長服草衣 沐浴踞石 奈疑結何

不伐殺燒 亦不求勝 仁愛天下 所適無怨

五百梵志聞偈歡喜皆作沙門得應真道美音宗等逮得法眼諸比丘白佛言五百梵志及長者等本行何德得道何速世尊告曰過去久遠時世有佛名曰迦葉為諸弟子說法當來五濁之時時有梵志長者千人同發是言令我遭見釋迦文佛爾時梵志者今此等梵志是爾時長者今美音等是從是因緣見我便解比丘歡喜作禮奉行

法句譬喻經卷第一

法句譬喻經卷第二

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喻老耄品第十九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食後為天人帝王臣民四輩弟子說甘露法，時有遠方長老婆羅門七人來至佛所，稽首於地，叉手白佛言：「吾等遠人，伏聞聖化，久當歸命，而多諸礙，今乃得來，親覩聖顏，願為弟子，得滅眾苦，佛即受之，悉為沙門，即令七人共止一房，然此七人，親見世尊，尋得為道，不惟無常，共坐房中，但思世事小語，大笑，不計成敗，命日促盡，不與人期，但共喜笑，迷意三界，佛以三達智，知命欲盡，佛哀愍之，起至其房而告之曰：「卿等為道當求度世，何為大笑也？一切眾生，以五事自恃，何謂為五？一者恃怙年少，二者恃怙端政，三者恃怙多力，四者恃怙財富，五者恃怙貴姓，卿等七人小語大笑，為何所恃，於是世尊即說偈言：何喜何笑，念常熾然，深蔽幽冥，不如求定，見身形範，倚以為安，多想致病，豈知不真，老則色衰，病無光澤，皮緩肌縮，死命近促，身死神從，如御棄車，肉消骨散，身何可怙，佛說偈已，七比丘意解，望止，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昔佛在舍衛精舍，為諸天人帝王說法，時有婆羅門村五百餘家，中有五百年少婆羅門，修婆羅術，為人憍慢，不敬長老，貢高自貴，以此為常，五百梵志，歎自議言：沙門瞿曇，自稱為佛，三達權智，無敢共論者，吾等可共請求論議，事事詰問，知為何如，即辦供具，往請佛來，佛與諸弟子，往到梵志村中，坐畢行水，食訖澡手，時有長老梵志夫婦二人，於此村中

共行乞丐，佛知其本大富無數，曾作大臣，佛即問諸年少梵志：汝等識長老婆羅門不？皆言曾識，又問本為何似也？曰：本為大臣，財富無數，今者何故復行乞丐？皆言：散用無道，是以守貧，佛告諸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為四？一者年盛力壯，慎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姪姪，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鵠，守此空池，永無所獲，於是世尊即說偈言：晝夜慢惰，老不止姪，有財不施，不受佛言，有此四蔽，為自侵欺，咄嗟老至，色變作耄，少時如意，老見蹈踐，不修梵行，又不富財，老如白鵠，守斯空池，既不守戒，又不積財，老羸氣竭，思故何逮，老如秋葉，行穢鑑錄，命疾脫至，不容後悔，佛告梵志：世有四時，行道得福，得度，可免眾苦，何謂為四？一者年少有力，勢時，二者富貴有財物時，三者得遇三尊，好福田時，四者當計萬物，憂離散時，行此四事，所願皆獲，必得道跡，於是世尊重說偈言：命欲日夜盡，及時可勤力，世間諦非常，莫惑墮冥中，當學然意燈，自練求智慧，離垢勿染污，執燭觀道地，佛說是時，放大光明，照耀天地，五百年少梵志，因此心解，解衣毛為豎，起禮佛足，白佛言：歸命世尊，願為弟子，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得羅漢道，村人大小，皆得道跡，莫不歡欣。

法句譬喻經愛身品第二十

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

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長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闇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眾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闇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遙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呵之曰：咄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呵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眾人，恪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闇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賊，於是世尊現神光像，即說偈言：自愛身者，慎護所守，希望欲解，學正不寐，身為第一，常自勉學，利能誨人，不倦則智，學先自正，然後正人，調身入慧，必遷為上，身不能利，安能利人，心調體正，何願不至，本我所造，後我自受，為惡自更，如剛鑽珠，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像，悲喜悚慄，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尋在佛前，逮得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二藏眾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法，令得道跡，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佛教，徑入宮裏，坐於上座，眾人心悲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呵謫，念其愚冥，不曉達，瞋心為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瞋音如雷震，清辭雨下，坐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國有五百婆羅門常求佛便欲誹謗之佛三達之智普見人心愍欲度之其果未熟因緣未到一切罪福欲來至時自作因緣而迎罪福此諸梵志宿有微福應當得度福德牽之自作方宜五百梵志自共議言當使屠兒殺生請佛及諸眾僧佛必受請讚歎屠兒吾等便前而共譏之於是屠兒為之請佛佛即受請告屠兒言果熟自墮福熟自度屠兒還歸供設飯食佛將諸弟子到屠兒村中至檀越舍梵志大小皆共歡喜今日乃得佛之便耳若當讚檀越福德者當以其前後殺生作罪持用譏之佛若當說其由來之罪者當以今日之福難之二宜之中今日乃得佛便耳佛到即坐行水下食於是世尊觀察眾心應有度者即出舌覆面舐耳放大光明照一城內即以梵聲說偈願

如真人教 以道活身 愚者嫉之 見而為惡 行惡得惡 如種苦種 惡自受罪 善自受福 亦各須熟 彼不相代 習善得善 亦如種甜 佛說偈已五百梵志意自開解即前禮佛五體投地叉手白佛言頑愚不及未達聖訓唯願愍育得為沙門佛即聽受皆為沙門村人大小見佛變化莫不歡欣皆得道迹稱之賢聖無復屠兒之名佛食畢訖即還精舍

法句譬喻經世俗品第二十一

昔有婆羅門國王名多味寫其王奉事異道九十六種王忽一日發於善心欲大布施如婆羅門法積七寶如山持用布施有來乞者聽令自取重一撮去如是數日其積不減佛

知是王宿福應度化作梵志往到其國王出相見共相禮問起居曰何所求索莫自疑難梵志答言吾從遠來欲乞珍寶持作舍宅王言大善自取重一撮去梵志取一撮行七步還著故處王問何故不取梵志答曰此纔足作舍廬耳復當娶婦俱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更取三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著故處王問梵志何以復爾答曰此足娶婦復無田地奴婢牛馬計復不足是以息意也王言更取七撮梵志即取行七步復還著故處王言復何意故梵志答言若有男女當復嫁娶吉凶用費計不足用是以不取王言盡以積寶持用相上梵志受而捨去王甚怪之重問意故梵志答曰本來乞丐欲用生活諦念人命處世無幾萬物無常旦夕難保因緣遂重憂苦日深積寶如山無益於己貪欲規圖唐自艱苦不如息意求無為道是以不取王意開解願奉明教於是梵志現佛光相踊住空中為說偈言 雖得積珍寶 崇高至於天 如是滿世間 不如見道迹 不善像如善 愛如似不愛 以苦為樂相 狂夫為所厭 於是國王見佛光相遍照天地又聞此偈踊躍歡喜王及群臣即受五戒得須陀洹道

法句譬喻經述佛品第二十二

昔佛在摩竭提界善勝道場元吉樹下德力降魔坐自惟曰甘露法鼓聞於三千昔父王遣五人供養麻米執侍有勞功報應敘此五人者在波羅奈國於是如來從樹下起相好嚴儀明暉天地威神震動見者喜悅至波羅奈國未至中

道逢一梵志名曰憂呼辭親離家求師學道瞻觀尊妙驚喜交集下在道側舉聲歎曰威靈感人儀雅挺特本事何師乃得斯容佛為憂呼而作頌曰 八正覺自得 無離無所染 愛盡破欲網 自然無師受 我行無師保 志獨無伴侶 積一得作佛 從是通聖道 憂呼聞偈悵惘不解即問世尊瞿曇如行佛告梵志欲詣波羅奈國擊甘露法鼓轉無上法輪三界眾聖未曾有轉法輪遷人入泥洹如我今者也憂呼大喜善哉善哉如佛言者願聞甘露如應說法梵志指已即便過去未到師所於道路宿至其夜半卒便命終佛以道眼見其已終愍傷之曰世間愚癡謂命有常見佛捨去而獨喪亡法鼓震動而獨不聞甘露滅苦而獨不嘗展轉五道生死彌長經歷劫數何時得度佛以慈愍而說偈言 見諦淨無穢 已度五道淵 佛出照世間 為除眾憂苦 得生人道難 生壽亦難得 世間有佛難 佛法難得聞 佛說此偈時空中五百天人聞偈歡忻皆得須陀洹道

法句譬喻經安寧品第二十三

昔佛在羅閱祇東南三百里有山民村五百餘家為人剛強難以導化宿世福願應蒙開度於是世尊化作沙門至村分衛分衛畢竟出於村外樹下坐定入泥洹三昧至于七日不喘不息不動不轉村人見之謂為命終共相謂曰沙門已死當共葬送各持束薪就往燒之火然薪盡佛從坐起現道神化光明照

曜感動十方。現變畢訖。還坐樹下。容體靜安。怡悅如故。村人大小莫不驚懼。稽首謝曰。山民頑野不識神人。妄以薪火燒於未然。自惟獲罪重於太山。唯垂慈赦。不見咎怨。不審神人得無傷病乎。將無愁感乎。將無飢渴乎。將無熱惱乎。於是世尊和顏含笑而說偈言。

我生已安 不慍於怨 眾人有怨 我行無怨
我生已安 不病於病 眾人有病 我行無病
我生已安 不感於憂 眾人有憂 我行無憂
我生已安 清淨無為 以樂為食 如光音天
我生已安 恬憒無事 彌薪國火 安能燒我
爾時村中五百人聞說偈已。皆作沙門。得羅漢道。村人大小皆信三尊。佛與五百人飛還竹園。賢者阿難見佛與得道者俱來。前白佛言。此諸比丘有何異德。乃使世尊自往臨度。佛告阿難。我未下為佛時。世有辟支佛常處是山。去村不遠。在一樹下。欲般泥洹。現道神德。便取滅度。村人持薪火就往燒之。斂取舍利著寶瓶中。埋在山頂。各共求願。願後得道。如是沙門滅度快樂也。緣此福故。應當得道。是故如來往度之耳。佛說是時。天人無數皆得道迹。昔佛在舍衛國精舍。時有四比丘坐於樹下。共相問言。一切世間何者最苦。一人言。天下之苦無過婬欲。一人言。世間之苦無過瞋恚。一人言。世間之苦無過飢渴。一人言。天下之苦莫過驚怖。共諍苦義云云。不止。佛知其言。往到其所。問諸比丘。屬論何事。即起作禮。具白所論。佛言。比丘汝等所論不究苦義。天下之苦莫過有身。飢渴寒熱瞋恚驚怖。色欲怨禍。皆由於身。夫身

者眾苦之本。患禍之元。勞心極慮。憂畏萬端。三界蠕動。更相殘賊。吾我縛著。生死不息。皆由於身。欲離世苦。當求寂滅。攝心守正。怕然無想。可得泥洹。此為最樂。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熱無過婬 毒無過怒 苦無過身 樂無過滅
無樂小樂 小辯小慧 觀求大者 乃獲大安
我為世尊 長解無憂 正度三有 獨降眾魔
佛說偈已。告諸比丘。往昔久遠。無數世時。有五通比丘。名精進力。在山中樹下。閑寂求道。時有四禽。依附左右。常得安隱。一者鵠。二者烏。三者毒蛇。四者鹿。是四禽者。晝行求食。暮則來還。四禽一夜自相問言。世間之苦何者為重。烏言。飢渴最苦。飢渴之時。身羸日冥。神識不寧。投身羅網。不顧鋒刃。我等喪身。莫不由之。以此言之。飢渴為苦。鵠言。婬欲最苦。色欲熾盛。無所顧念。危身滅命。莫不由之。毒蛇言。瞋恚最苦。毒意一起。不避親疎。亦能殺人。復能自殺。鹿言。驚怖最苦。我遊林野。心恒怵惕。畏懼獵師。及諸豺狼。鬚鬣有聲。奔投坑岸。母子相捐。肝膽悼悸。以此言之。驚怖為苦。比丘聞之。即告之曰。汝等所論。是其末耳。不究苦本。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為苦器。憂畏無量。吾以是故。捨俗學道。滅意斷想。不貪四大。欲斷苦原。志存泥洹。泥洹道者。寂滅無形。憂患永畢。爾乃大安。四禽聞之心。即開解。佛告比丘。爾時五通比丘。則吾身是。時四禽者。今汝四人。是也。前世已聞苦本之義。如今日方復云爾。比丘聞之。慚愧自責。即於佛前。得羅漢道。

法句譬喻經好喜品第二十四

昔佛在舍衛精舍。時有四新學比丘。相將至栳樹下。坐禪行道。栳華榮茂。色好且香。因相謂曰。世間萬物。何者可愛。以快人情。一人言。仲春之月。日木榮華。遊戲原野。此最為樂。一人言。宗親吉會。觴酌交錯。音樂歌舞。此最為樂。一人言。多積財寶。所欲即得。車馬服飾。與眾有異。出入光顯。行者矚目。此最為樂。一人言。妻妾端正。綵服鮮明。香熏芬馥。恣意縱情。此最為樂。佛知四人應可化度。而走意六欲。不惟無常。即呼四人而問之曰。屬坐樹下。共論何事。四人以實具白所樂。佛告四人。汝等所論。盡是憂畏危亡之道。非是永安最樂之法也。萬物春榮。秋冬衰落。宗親歡娛。皆當別離。財寶車馬。五家之分。妻妾美色。愛憎之主也。凡夫處世。興招怨禍。危身滅族。憂畏無量。三塗八難。痛苦萬端。靡不由之矣。是以比丘捨世求道。志存無為。不貪榮利。自致泥洹。乃為最樂。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愛喜生憂 愛喜生畏 無所愛喜 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 好樂生畏 無所好樂 何憂何畏
貪欲生憂 貪欲生畏 解無貪欲 何憂何畏
貪法戒成 至誠知慚 行身近道 為眾所愛
欲態不出 思正乃語 心無貪愛 必截流度
佛告四比丘。昔有國王。名曰普安。與隣國四王共為親友。請此四王宴會一月。飲食娛樂。極歡無比。臨別之日。普安王問四王曰。人居世間。以何為樂。一王言。遊戲為樂。一王言。宗親吉會。音樂為樂。一王言。多積財寶。所欲如意。為樂。一王言。愛欲恣情。此最為樂。普安王

言。卿等所論是苦惱之本。憂畏之原。前樂後苦。憂悲萬端。皆由此興。不如寂靜無求。無欲淡泊。守一得道為樂。四王聞之。歡喜信解。佛告四比丘。爾時普安王者。我身是也。四王者。汝四人。是也。前已說之。今故不解。生死荏苒。何由休息。時四比丘重聞此義。慚愧悔過。心意開悟。滅意斷欲。得羅漢道。

法句譬喻經忿怒品第二十五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時調達與阿闍賁王共議。毀佛及諸弟子。王勅國人。不得奉佛。眾僧分衛。不得施與。時舍利弗目連迦葉須菩提等。及波和提比丘尼等。各將弟子。去到他國。唯佛與五百羅漢住崛山中。調達往至阿闍賁所。與王議言。佛諸弟子。今已迸散。尚有五百弟子。在佛左右。願王明日請佛入城。吾當飲五百大象令醉。佛來入城。驅使醉象。令踏殺之。盡斷其種。吾當作佛教化世間。阿闍賁王聞之。歡喜。即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明日設薄施。願屈世尊及諸弟子。於宮內食。佛知其謀。答言。大善。明日當往。王退而去。還語調達。佛已受請。當念前計。飲象令醉。伺候待之。明日食時。佛與五百羅漢共入城門。五百醉象。鳴鼻而前。搪揆牆壁。樹木摧折。行人驚怖。一城戰慄。五百羅漢飛在空中。獨有阿難在佛邊。住。醉象齊頭徑前。趣佛。佛因舉手五指。應時化為五百師子。王同聲俱吼。震動天地。於是醉象屈膝伏地。不敢舉頭。酒醉尋解。垂淚悔過。王及臣民。莫不驚肅。世尊徐前至王殿上。與諸羅漢食訖。祝願。王白佛

言。稟性不明。信彼讒言。興造逆惡。圖為不軌。願垂大慈。恕我迷愚。於是世尊告阿闍賁及諸大眾。世有八事。興長誹謗。皆由名譽。又貪利養。以致大罪。累劫不息。何等為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自古至今。不為惑。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既毀多言。又毀訥忍。亦毀中和。世無不毀。欲意非聖。不能折中。一毀一譽。但為名利。明智所譽。唯稱正賢。慧人守戒。無所譏謗。如羅漢淨。莫而誣謗。諸天咨嗟。梵釋所敬。佛說偈已。重告王曰。昔有國王。喜食鴈肉。常遣獵師。張網捕鴈。日送一鴈。以供王食。時有鴈王。將五百鴈。飛下求食。鴈王墮網。為獵師所得。餘鴈驚飛。徘徊不去。時有一鴈。連翻追隨。不避弓矢。悲鳴吐血。晝夜不息。獵師見之。感憐其義。即放鴈王。令相隨去。群鴈得王歡喜。迴繞。爾時獵師。具以聞王。王感其義。斷不捕鴈。佛告阿闍賁王。爾時鴈王者。我身是也。一鴈者。阿難是也。五百群鴈。今五百羅漢是也。食鴈國王者。今大王是也。時獵師者。今調達是也。前世已來。恒欲害我。我以大慈之力。因而得濟。不念怨惡。自致得佛。佛說是時。王及群臣。莫不開解。

法句譬喻經塵垢品第二十六

昔有一人。無有兄弟。為小兒時。父母憐愛。赤心悽悽。欲令成就。將詣師友。勸之書學。其兒嬌蹇。永不用心。朝受暮棄。初不誦習。如是積年。無所知識。父母呼歸。令治家業。其兒嬌誕。不念勤力。家道遂窮。眾事妨廢。其兒放縱。無

所顧錄。糶賣家物。快心恣意。亂頭徒跣。衣服不淨。慳貪。揶揄。不避恥辱。愚癡自用。人所惡賤。國人咸憎。謂之凶惡。出入行步。無與語者。不自知惡。反咎眾人。上怨父母。次責師友。先祖神靈。不肯祐助。使我賴帶。輒軻如此。不如事佛。可得其福。即到佛所。為佛作禮。前白佛言。佛道寬弘。無所不容。願為弟子。乞蒙聽許。佛告此人。夫欲求道。當行清淨行。汝齋俗垢。入我道中。唐自去。就何所長益。不如歸家。孝事父母。誦習師教。沒命不忘。勤修居業。富樂無憂。以禮自將。不犯非宜。沐浴衣服。慎於言行。執心守一。所作事辦。敏行精修。人所歎慕。如此之。行乃可為道耳。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不誦為言垢。不勤為家垢。不嚴為色垢。放逸為事垢。慳為惠施垢。不善為行垢。今世亦後世。惡法為常垢。

垢中之垢。莫甚於癡。學當捨此。比丘無垢。其人聞偈。自知嬌癡。即承佛教。歡喜還歸。思惟偈義。改悔自新。孝事父母。尊敬師長。誦習經道。勤修居業。奉戒自攝。非道不行。宗族稱孝。鄉黨稱悌。善名遐布。國內稱賢。三年之後。還至佛所。五體作禮。懇惻自陳。尊敬至真。得全形骸。棄惡為善。上下蒙慶。願垂大慈。接度為道。佛言善哉。鬚髮尋落。即成沙門。內思止觀。四諦正道。精進日登。得羅漢道。

法句譬喻經奉持品第二十七

昔有長老。婆羅門名薩遮尼健。才明多智。國中第一。有五百弟子。貢高自大。不顧天下。以鐵鏢鏢腹。人問其故。答曰。恐智溢出。故也。聞

佛出世道化明達。心懷妬嫉寤寐不安。語諸弟子。吾聞瞿曇沙門。自稱為佛。今當往問深妙之事。令其心慄。不知所陳。即與弟子往到祇洹。列住門外。遙見世尊。威光赫奕。如日初出。五情騰踊。喜懼交錯。於是徑前。為佛作禮。佛命就座。坐訖。尼健問佛言。何謂為道。何謂為智。何謂為長老。何謂為端正。何謂為沙門。何謂為比丘。何謂為仁明。何謂為有道。何謂為奉戒。若能解答。願為弟子。於是世尊觀其所應。以偈答言。

常愍好學正心以行

唯懷寶慧是謂為道 所謂智者不必辯言
無恐無懼守善為智 所謂老者不以年耆
形熟髮白蠢愚而已 謂懷諦法順調慈仁
明達清潔是為長老 所謂端正非色如華
貪嫉虛飾言行有違 謂能捨惡根原已斷
慧而無患是謂端正 所謂沙門不必除髮
妄語貪取有欲如凡 謂能止惡恢廓弘道
息心滅意是謂沙門 所謂比丘非持乞食
邪行望彼求名而已 謂捨罪業淨修梵行
慧能破惡是為比丘 所謂仁明非口所言
用心不精外順而已 謂心無為內行清虛
此彼寂滅是為仁明 所謂有道非救一物
普濟天下無害無道 奉持法者不以多言
雖素少聞身依法行 守道不忘是為奉法
薩遮尼健及五百弟子。聞佛此偈。歡喜開解。棄捐貢高。皆作沙門。尼乾一人發菩薩心。五百弟子皆得阿羅漢道。

法句譬喻經道行品第二十八

昔有婆羅門年少出家學道。至年六十不能

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為居。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踰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強奪殯殮。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齎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為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言。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愍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處。非是生人可得也。當視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月八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宇。如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願求見閻羅王。王敕門人問之。梵志啟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癡騃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之為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抱乎。梵志悵然悲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魂

神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求至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為大眾說法。梵志見佛。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認。反謂我為癡騃老翁。寄住須臾。認我為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會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為己有。憂悲苦惱。不識根本。沈溺生死。未央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人榮妻子不觀病法 死命卒至如水湍驟
父子不救餘親何望 命盡怙親如盲守錠
慧解是意可修經戒 仍行度世一切除苦
遠離諸淵如風却雲 已滅思想是為知見
智為世長愴樂無為 如受正教生死得盡
梵志聞偈。燿然意解。知命無常。妻子如客。稽首委質。願為沙門。佛言善哉。鬚髮自落。法衣在身。即成比丘。思惟偈義。滅愛斷想。即於座上得阿羅漢道。

法句譬喻經廣衍品第二十九

昔佛在舍衛國說法教化。天龍鬼神帝王人。民三時往聽。彼時國王名波斯匿。為人懦弱。放恣情欲。日惑於色耳亂於聲。鼻著馨香。口恣五味。身受細滑。食飲極美。初無厭足。食遂進多。恒苦飢虛。厨膳不廢。以食為常。身體肥盛。乘輿不勝。臥起呼吸。但苦短氣。氣閉息絕。經時驚覺。坐臥呻吟。恒苦身重。不能轉側。以身為患。便敕嚴駕。往到佛所。侍者扶持。問訊却坐。叉手白佛言。世尊。違遠侍覲。諮受無階。

不知何罪。身為自肥。不能自覺。何故使爾。每自患之。是以違替不數禮觀。佛告大王。人有五事令人常肥。一者數食。二者喜眠。三者僑樂。四者無愁。五者無事。是為五事喜令人肥。若欲不肥。減食麤燥。然後乃瘦。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人當有念意

每食知自少 從是痛用薄 節消而保壽

王聞此偈歡喜無量。即呼厨士而告之曰。受誦此偈。若下食時。先為我說。然後下食。王辭還宮。厨士下食。輒便說偈。王聞偈喜曰。減一匙。食轉減少。遂以身輕。即瘦如前。自見如此。歡欣念佛。即起步行。往到佛所。為佛作禮。佛命令坐。而問王曰。車馬人從。為所在也。何緣步行。王喜白佛。前得佛教。奉行如法。今者身輕。世尊之力。是以步來。知為何如。佛告大王。世人如此。不知無常。長身情欲。不念為福。人死神去。留身墳塚。智者養神。愚者養身。若能解此奉修聖教。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人之無聞 老如特牛 但長肌肥 無有智慧
生死無聊 往來艱難 意倚貪身 更苦無端
慧人見苦 是以弃身 滅意斷欲 愛盡無生
王重聞偈欣然意解。即發無上真正道意。聽者無數。皆得法眼。

法句譬喻經地獄品第三十

昔舍衛國有婆羅門師。名富蘭迦葉。與五百弟子相隨。國王人民。先共奉事。佛初得道。與諸弟子。從羅閱祇至舍衛國。身相顯赫。道教弘美。國王中宮。率士人民。莫不奉敬。於是富蘭迦葉起嫉妬意。欲毀世尊。獨望敬事。即將弟

子見波斯匿王而自陳曰。吾等長老。先學國之舊師。沙門瞿曇。後出求道。實無神聖。自稱為佛。而王捨我。欲專奉之。今欲與佛。拈試道德。知誰為勝。勝者。王便終身奉之。王言。大善。王即嚴駕。往到佛所。禮畢。白言。富蘭迦葉。欲與世尊。拈盡道力。現神變化。不審世尊。為可爾不。佛言。大佳。結期七日。當拈變化。王於城東。平廣好地。立二高座。高四十丈。七寶莊校。施設幢幡。整頓座席。二座中間。相去二里。二部弟子。各坐其下。國王群臣。大眾雲集。欲觀二人。拈其神化。於時迦葉。與諸弟子。先到座所。登梯而上。有鬼神。王名曰般師。見迦葉等。虛妄嫉妬。即起大風。吹其高座。坐具顛倒。幢幡飛揚。雨沙礫石。眼不得視。世尊高座。淡然不動。佛與大眾。庠序而來。方向高座。忽然已上。眾僧一切寂然。次坐。王及群臣。加敬稽首。白佛言。願垂神化。厭伏邪見。并令國人。明信正真。於是世尊。即於座上。燿然不現。即昇虛空。奮大光明。東沒西現。四方亦爾。身出水火。上下交易。坐臥空中。十二變化。沒身不現。還在座上。天龍鬼神。華香供養。讚善之聲。震動天地。富蘭迦葉。自知無道。低頭慚愧。不敢舉目。於是金剛力士。舉金剛杵。杵頭火出。以擬迦葉。何以不現。卿變化乎。迦葉惶怖。投座而走。五百弟子。奔波迸散。世尊威顏。容無欣感。還到祇樹給孤獨園。國王群臣。歡喜辭退。於是富蘭迦葉。與諸弟子。受辱而去。去至道中。逢一老優婆夷。字摩尼。逆罵之曰。卿等群愚。不自忖度。而欲與佛。比拈道德。狂愚欺誑。不知羞恥。亦可不

須持此面目。行於世間也。富蘭迦葉羞諸弟子。至江水邊。誑諸弟子。我今投水。必生梵天。若不還。則知彼樂。諸弟子待之不還。自共議言。師必上天。我何宜住。一一投水。冀當隨師。不知罪牽。皆墮地獄。後日國王。聞其如此。甚驚怪之。往到佛所。白佛言。富蘭迦葉。師徒迷愚。何緣乃爾。佛告王曰。富蘭迦葉。師徒重罪。有二。一者三毒熾盛。自稱得道。二者謗毀。如來欲望敬事。以此二罪。應墮地獄。殃咎催逼。使其投河。身死。神去。受苦無量。是以智者。守攝其心。內不興惡。外罪不至。譬如邊城。與寇連接。守備牢固。無所畏懼。內人安隱。外寇不入。智者自護。亦復如是。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妄證求賂行已不正 怨譖良人以枉治世

罪牽斯人自投於坑 如備邊城中外牢固

自守其心非法不生 行缺致憂令墮地獄

佛說偈已。重告王曰。乃往昔時。有二獼猴。王各主五百獼猴。一王起嫉妬意。欲殺一王。規圖獨治。便往共鬪。數數不如。羞慚退去。到大海邊。海曲之中。有水聚沫。風吹積聚。高數百丈。獼猴王愚癡。謂是雪山。語群輩言。久聞海中有雪山。其中快樂。甘菓恣口。今日乃見。吾當先往行視。若審樂者。不能復還。若不樂者。當來語汝。於是上樹盡力。跳騰投聚沫中。溺沒海底。餘者怪之。不出謂必大樂。一一投中。斷羣溺死。佛告王曰。爾時嫉妬獼猴。王者。今富蘭迦葉是也。群輩者。今富蘭迦葉弟子。五百人是也。彼一獼猴。王者。我身是也。富蘭迦葉。前世坐懷嫉妬。為罪所牽。自投聚沫。絕羣

斷種。今復誹謗盡投江河。罪對使然累劫無限。王聞信解作禮而去。

昔有七比丘入山學道。十二年中不能得道。自共議言。學道甚難。毀形執節不避寒苦。終身乞食受辱難堪。道卒叵得罪難可除。唐自勞勤殞命山中。不如歸家修立門戶。娶妻養子。廣為利業。快心樂意。安知後事。於是七人即起出山。佛遙知之。應當得度。不忍小苦。終墮地獄。甚可憐傷。佛即化作沙門。往到谷口。逢七比丘。化人問曰。久承學道。何以來出。七人答言。學道勤苦。罪根難拔。分衛乞食。受辱難堪。又此山中無供養者。環環積年。恒守儉約。唐自困苦。道不可得。且欲還家。廣求利業。大作資財。後老求道。化沙門言。且止且止。聽我所言。人命無常。旦不保夕。學道雖難。前苦後樂。居家艱難。億劫無息。妻息會止。願同安樂。欲望永樂。不遭患難。是猶治病服毒。有增無損也。三界有形。皆有憂惱。唯有信戒。無放逸意。精進得道。眾苦永畢。於是化沙門現佛身相。光像巍巍。即說偈言。

學難捨罪難
居在家亦難
會止同利難
艱難無過有
比丘乞求難
何可不自勉
精進得自然
終無欲於人
有信則戒成
從戒多致寶
亦從得諧偶
在所見供養
一坐一處臥
一行不放恣
守一以正心
心樂居樹間

於是七比丘見佛身相。又聞此偈。慚怖戰慄。五體投地。稽首佛足。攝心悔過。作禮而去。還入山中。殞命精進。思惟偈義。守一正心。閉居寂滅。得羅漢道。

法句譬喻經象品第三十一

昔者羅雲未得道時。心性麤獷。言少誠信。佛敕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慙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安施繩床。攝受震越。佛踞繩床。告羅雲曰。澡盤取水為吾洗足。羅雲受教為佛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食飲盥漱。以不。羅雲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以之故。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為沙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胸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澡盤中水。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盤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可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盤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却澡盤。澡盤應時輪轉而走。自跳自墮。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惜澡盤。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雖惜。不大慙。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眾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盤。羅雲聞之。慚愧怖悸。佛告羅雲。聽我說喻。昔有國王。有一大象。猛點能戰。計其力勢。勝五百小象。其王興軍。欲伐逆國。被象鐵鎧。象

士御之。以雙矛戟繫象兩牙。復以二劍繫著兩耳。以曲刀刀繫象四脚。復以鐵搗繫著象尾。被象九兵。皆使嚴利。象雖藏鼻。護不用鬪。象士歡喜。知象護身命。所以者何。象鼻軟脆。中箭即死。是以不出鼻鬪耳。象鬪殊久。出鼻求劍。象士不與。念此猛象。不惜身命。出鼻求劍。欲著鼻頭。王及羣臣。惜此大象。不復使鬪。佛告羅雲。人犯九惡。唯當護口。如此大象。護鼻不鬪。所以然者。畏中箭死。人亦如是。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地獄苦痛。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此大象。分喪身命。不計中箭。出鼻鬪耳。人亦如是。十惡盡犯。不惟三塗毒痛辛苦。若行十善。攝口身意。眾惡不犯。便可得道。長離三塗。無生患。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我如象鬪 不恐中箭 常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伏 可中王乘 調為尊人 乃受誠信
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勵。剋骨不忘。精進和柔。懷忍如地。識想寂靜。得羅漢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為四部弟子。天龍鬼神。帝王臣民。敷演大法。時有長者居士。名曰呵提曇。來詣佛所。為佛作禮。却坐一面。又手長跪。白世尊曰。久承洪化。欽仰奉顏。逼私不獲。願垂慈恕。世尊令坐。即問所從來。姓字為何。長跪答曰。本居士種。字呵提曇。乃先王時。為王調象。佛問居士。調象之法。有幾事乎。答曰。常以三事用調大象。何謂為三。一者剛鈎鈎口。著其羈絆。二者減食。常令飢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以此三事。乃得調良。又問。施此三事。何所攝治也。曰。鐵鈎鈎口。以制強口。

不與食飲以制身獵如捶杖者以伏其心正爾便調曰作此伏者為何所施用答曰如是伏已可中王乘亦可令鬪隨意前却無有罣礙又問居士正有此法復有其異答曰調象之法正如此耳佛告居士但能調象復能自調即曰不審自調其義云何唯願世尊彰演未聞佛告居士吾亦有二事用調一切人亦以自調得至無為一者至誠制御口業二以慈貞伏身剛強三以智慧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道自致無為不遭生死憂悲苦惱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如象名護財 猛害難禁制 繫絆不與食 而猶慕逸象 本意為純行 及常行所安 悉捨降結使 如鈎制象調 樂道不放逸 能常自護心 是為拔身苦 如象出于陷 雖為常調 如彼新馳 亦最善象 不如自調 彼不能適 人所不至 唯自調者 能到調方 居士聞偈喜慶難量 內情解釋即得法眼 聽者無數皆得道迹

法句譬喻經愛欲品第三十二

昔佛在羅閱祇國耆闍崛山精舍之中為天人龍鬼轉大法輪時有一人捨家妻子來至佛所為佛作禮求為沙門佛即受之令作沙門命令樹下坐思惟道德比丘受教便入深山去精舍百餘里獨坐樹間思道三年心不堅固意欲退還自念捨家求道勤苦不如早歸見我妻子作此念已便起出山佛以聖達見此比丘應當得道愚故還歸佛以神足化作沙門便往逆之道路相見化人即問所從來也

此地平坦可共坐語於是二人便坐息語即答化人吾捨家妻子求作沙門處此深山不能得道與妻子別不如本願唐喪我命勞而無獲今欲悔還見我妻子快相娛樂後更作計須臾之間有老獼猴久已遠離樹木之間在無樹之處於中生活化沙門問此比丘是獼猴何故獨在平地無有樹木云何樂此比丘答化人言我久見此獼猴以二事故來住此耳何等為二一以妻子眷屬群多不得飲食快樂恣口二常晝夜上下樹木脚底穿壞不得寧息以此二事故捨樹木來住是間二人語頃復見獼猴走還上樹化沙門語比丘言汝見獼猴還趣樹木不也答曰見之此虫愚癡得離樹木群從憤鬧不厭勞煩而還入中化人復言卿亦如是與此獼猴復何異矣卿本以二事故來入此山中何等為二一以妻婦舍宅為牢獄故二以兒子眷屬為桎梏故卿以是故來索求道斷生死苦方欲歸家還著桎梏入牢獄中恩愛戀慕徑趣地獄化沙門即現相好丈六金色光明普照感動一山飛鳥走獸尋光而來皆識宿命心內悔過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如樹根深固 雖截猶復生 愛意不盡除 輒當還受苦 獼猴如離樹 得脫復趣樹 眾人亦如是 出獄復入獄 貪意為常流 習與憍慢并 思想猗姪欲 自覆無所見 一切意流行 愛結如葛藤 唯慧分別見 能斷意根源 夫從愛潤澤 思想為滋蔓 愛欲深無底 老死是用增 比丘見佛光相炳著又聞偈言悚然戰慄五

體投地懺悔謝過內自改責即便却息數隨止觀在於佛前逮得應真諸天來聽聞皆歡喜散華供養稱善無量

法句譬喻經卷第三

昔羅閱祇南四千里有國奉事梵志數千人時國大旱三年不雨禱祠諸神無所不遍王問梵志問其所由諸梵志言吾等當齋戒訖竟當遣人與梵天相聞問其災異王言大善齋戒所乏願見告示諸梵志言當得二十車薪酥蜜膏油華香旛蓋金銀祭器盡用須之王即辦送出至城外去城七里平廣之地積薪如山共相推獎其有不惜身者終生梵天選得七人當就火燒遣至梵天七人受祭呪願訖踰使上薪從下放火當燒殺之烟焰炯然熱氣直至七人惶懼左右求救無有救者舉聲曰三界之中寧有大慈愍念我厄者願受自歸佛遙知之尋聲往救在虛空中顯現相好七人見佛悲喜跳踊唯願自歸救我痛熱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或多自歸 山川樹神 厝立圖像 禱祠求福 自歸如是 非吉非上 彼不能來 度汝眾苦 如有自歸 佛法僧眾 道德四諦 必見正慧 生死極苦 從諦得度 度世八難 斯除眾苦 自歸三尊 最吉最上 唯獨有是 度一切苦 佛說渴訖火聲尋滅 七人獲安心喜無量 梵志國人莫不驚悚 仰瞻世尊光相赫奕 分身散體東沒西現 存亡自由 身出水火五色晃昱 眾人見之五體歸命 於是七人從薪下出 悲喜交集而說偈言

見聖人快 得依附快 得離愚人 為善獨快
守正見快 互說法快 與世無諍 戒具常快
使賢居快 如親親會 近仁智者 多聞高遠
於是七人說此偈已及諸梵志願為弟子佛即
受之皆為沙門得羅漢道國王臣民咸各修
道天尋大雨國豐民寧道化興隆莫不樂聞

法句譬喻經卷第四

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喻愛欲品第三十二之二

昔佛在舍衛國為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
門長者財富無數為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
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勅門士堅閉門戶勿
令有人妄入門裏乞丐求索沙門梵志不能得
與其相見爾時長者歎思美食便勅其妻令
作飯食教殺肥雞薑椒和調炙之令熟飲食
釘飯即時已辦勅外閉門夫婦二人坐一小兒
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
如是數過初不肯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
化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坐前祝願且言多少
布施可得大富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
曰汝為道士而無羞耻室家坐食何為搥揆
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慚羞今我乞士何為
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相娛樂何故慚
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
羞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沙門即說偈言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常汲汲 雖獄有鈎鑠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染著愛甚牢 慧說愛為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為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而說此語也
道人答曰案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
故常生雞中為卿所食此小兒者往昔作羅
刹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每輒流墮羅刹
國中為羅刹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為
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
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故今還與
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
為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
者唯有道士見此覩彼愚者不知豈不慚羞
於是長者慚然毛豎如畏怖狀佛現威神令
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佛
便受五戒佛為說法即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國祇洹說法時有年少比丘入
城分衛見一年少女人端正無比心存色欲
迷結不解遂便成病食飲不下顏色憔悴委
臥不起同學道人往問訊之何所患苦年少
比丘具說其意欲壞道心從彼愛欲願不如
意愁結為病同學諫喻不入其耳便強扶持
將至佛所具以事狀啟白世尊佛告年少比
丘汝願易得耳不足愁結也吾當為汝方便
解之且起食飲比丘聞之坦然意喜氣結便
通於是世尊將此比丘并與大眾入舍衛城
到好女舍好女已死停屍三日室家悲號不
忍埋藏身體臭脹不淨流出佛告比丘汝所
貪惑好女人者今已如此萬物無常變在呼
吸愚者觀外不見其惡纏綿罪網以為快樂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見色心迷惑
不惟觀無常 愚以為美善 安知其非真
以姪樂自裹 譬如蠶作繭 智者能斷棄
不眇除眾苦 心念放逸者 見姪以為淨
恩愛意盛增 從是造牢獄 覺意滅姪者
常念欲不淨 從是出邪獄 能斷老死患
於是年少比丘見此女人死已三日面色臃爛
其臭難近又聞世尊清誨之偈悵然意悟自知
迷謬為佛作禮叩頭悔過佛授自歸將還祇
洹沒命精進得羅漢道所將大眾無央數人見
色欲之穢信無常之證貪愛望止亦得道迹
昔佛在舍衛精舍為天人龍鬼說法時世有
大長者財富無數有一息男年十二三父母
命終其兒年小未知生活理家之事泮散財
物數年便盡久後行乞由不自供其父有親
友長者大富無數一日見之問其委曲長者
愍念將歸經紀以女配之給與奴婢車馬資
財無數更作屋宅成立門戶為人懶惰無有
計校不能生活坐散財盡日更飢困長者以
其女故更與資財故復如前遂至貧乏長者
數餉用之無道念叵成就欲奪其婦更嫁與
人宗家共議女竊聞之還語其夫我家群強
勢能奪卿以卿不能生活故卿當云何欲作
何計也其夫聞婦言慚愧自念是吾薄福生
失覆蓋不習家計生活之法今當失婦乞匄
如故恩愛已行貪欲情著今當生別情豈可
勝思惟反覆便興惡念將婦入房今欲與汝
共死一處即便刺婦還自刺害夫婦俱死奴
婢驚走往告長者長者大小驚來看視見其

已然棺殮遣送。如國常法。長者大小憂愁。念女不去。須臾聞佛在世教化說法。見者歡喜。妄憂除患。將家大小往到佛所。為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問長者。為所從來。何以不樂。憂愁之色。長者白言。居門不德。前嫁一女。值遇愚夫。不能生活。欲奪其婦。便殺婦及身共死。如此遣送適還。過觀世尊。佛告長者。貪欲瞋恚。世之常病。愚癡無智。患害之門。三界五道。由此墮淵。展轉生死。無央數劫。受苦萬端。由尚不悔。豈況愚人。能得識此。貪欲之毒。滅身滅族。害及眾生。何況夫婦。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愚以貪自縛 不求度彼岸 貪為財愛故 害人亦自害 愛欲意為田 姪怒癡為種 故施度世者 得福無有量 伴少而貨多 商人怵惕懼 嗜欲賊害命 故慧不貪欲 爾時長者聞佛說偈。欣然歡喜。忘憂除患。即於座上。一切大小及諸聽者。破二十億惡。得須陀洹道。

昔佛在舍衛精舍中。為天龍鬼神帝王臣民說法。時有遊蕩子二人。共為親友。常相追隨。一體無異。二人共議。欲作沙門。即便相將來至佛所。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願欲作沙門。唯見聽許。佛便受之。即作沙門。佛令二人共止一房。二人共止。但念世間恩愛榮樂。更共咨嗟。情欲形體。說其姿媚。專著不捨。念不止息。不計無常。污露不淨。以此鬱怫。病生於內。佛以慧眼。知其想亂。走意於欲。放心不住。以是不度。佛令一人行。便自化作一人入房。問之言。吾等所意思志不離。可共往觀視其

形體。知為何如。但空想念。疲勞無益。二人相隨。至姪女村。佛於村內。化作一姪女。共入其舍。而告之曰。吾等道人。受佛禁戒。不犯身事。意欲觀女人形容。當顧直如法。於是化女人。觀之。具見污露。化沙門。即謂一人言。女人之好。但有脂粉。芬薰眾華。沐浴塗香。著眾雜色衣裳。以覆污露。強薰以香。欲以人觀。譬如革囊盛屎。有何可貪。於是化比丘。即說偈言。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心可則為欲 何必獨五欲 速可絕五欲 是乃為勇力 無欲無所畏 恬惓無憂患 欲除使結解 是為長出淵 佛說偈已。現其光相。比丘見之。慚愧悔過。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重為說法。欣然得解。便得羅漢。一人行還。見伴顏姿欣悅於常。即問其伴。獨何如斯。即如事說。佛之大慈愍度如此。蒙世尊恩。得免眾苦。於是比丘重為說偈言。

晝夜念嗜欲 意走不念休 見女欲污露 想滅則無憂 其伴比丘聞此偈已。便自思惟。斷欲滅想。即得法眼。

法句譬喻經利養品第三十三

昔佛將諸弟子。至俱曇彌國。美音精舍。為諸天人神龍說法。時彼國王名曰優填。有大夫。人執行仁愛。顯譽清潔。王珍其操。每私恭敬。聞佛來化。嚴駕共出。往至佛所。為佛作禮。却坐常位。佛為國王及夫人。姪女。說無常苦空。人所由生。合會別離。怨憎會苦。由福生天由

惡入淵。國王夫人歡欣信解。各受五戒。為清信士女。禮佛辭退。還入宮中。時有婆羅門名曰吉星。生一好女。世間少比。至年十六。無能訶此女。為不端正者。以金與之。無敢應者。女以長大。應當嫁處。念當與誰。若有端正如我女者。以女與之。聽聞沙門瞿曇釋迦之種。姿容金色。世所希有。當以此女往配與之。即便將至佛所。為佛作禮。白佛言。我女好潔。世間無雙。年大應嫁。世無匹偶。瞿曇端正。可以為雙。故遠將來。以配世尊。佛告吉星。卿女端正。是卿家好。如我之好。是諸佛好。我之所好。其道不同。卿自譽女端正。姪好。譬如畫瓶中盛屎尿。有何奇特。好為所在。著眼耳鼻。口身之大賊。由女色。吾為沙門。一身獨立。由尚恐危。況受禍災。殘賊之貨也。卿自將去。吾不受之。於是梵志瞋恚。便去到優填王所。讚女姿媚。具白王言。此女應相當為王妃。今以年大。故送與王。王見歡喜。即納受之。拜為第一左夫人。即以印綬金銀珍寶。賜與吉星。拜為輔臣。此女得敘。每協嫉妬。妖蠱迷王。數譖大夫人。如是非一。王返辱曰。卿等妖媚。言返不遜。彼人操行可貴。而返譖之。此女心忌。猶欲害之。數譖不已。王頗惑之。前後心謀。伺其齋時。因勸白王。今日之樂。宜請右夫人。王便普召。勅令皆會。大夫持齋。獨不應命。反覆三呼。執齋不移。王怒隆盛。遣人拽出。縛著殿前。欲射殺之。夫人不怖。一心歸佛。王自射之。箭還向王。後射輒還

數箭亦爾。時王大怖。自解而問之曰。汝有何術。乃致如此。夫人對曰。唯事如來。歸命三尊。朝奉佛齋。過中不食。加行八事。飾不近身。必是世尊。哀顧若茲。王曰。善哉。豈可言不。即出吉星女。還其父母。以大夫人。正理宮內。王與夫人。後宮太子。嚴駕群臣。往到佛所。作禮却坐。叉手聽法。王即白佛。具以如事。向佛陳之。佛告大王。妖蠱女人。有八十四態。大態有八。慧人所惡。何謂為八。一者嫉妬。二者妄瞋。三者罵詈。四者呪詛。五者鎮厭。六者慳貪。七者好飾。八者含毒。是為八大態。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天雨七寶。欲猶無厭。樂少苦多。覺之為賢。雖有天欲。慧捨不貪。樂離恩愛。為佛弟子。佛告大王。人行罪福。各有本性。所受影報。萬倍不同。若行六德。持齋福多。諸佛所譽。終生梵天。福樂自然。佛說是時。王及夫人。媾女大臣。一切心解。皆得道迹。

法句譬喻經沙門品第三十四

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之中。為天龍鬼神國王。人民說法。時有一年少比丘。晨旦著衣服。拄杖持鉢。至大村中分衛。時大道邊有官菜園。外面種黍稷。其田外草中。施張發箭。若有蟲獸盜賊來者。觸網箭發。中箭則死。有一端正年少女子。獨守此園。人欲往者。遙喚示道。乃得入園。不知道者。必為發箭所殺。而此女子。獨守悲歌。其聲妖亮。聽者莫不頓車止馬。迴旋蹀躞。而欲趣之。盤桓不去。皆坐聲響。時此比丘分衛行還。道聞歌聲。側耳聽音。五情逸豫。心迷意亂。貪著不捨。想是女人。必大端正。

思想欲見。坐起言語。便旋往趣。未到中間。意志恍惚。手失錫杖。肩失衣鉢。殊不自覺。佛以三達見此比丘。小復前行。為箭所殺。福應得道。為愚所迷。欲蓋所覆。憐愍其愚。欲度脫之。自化作白衣。往到其邊。以偈呵之曰。

沙門何行如意不禁。步步著粘。但隨思走。袈裟被肩。為惡不損。行惡行者。斯墮惡道。截流自持。折心却欲。人不割欲。一意猶走。為之為之。必強自制。捨家而懈。意猶復染。行懈緩者。誘意不除。非淨梵行。焉致大寶。不調難誠。如風枯樹。自作為身。曷不精進。說此偈已。即自復形。相好炳然。光照天地。若有見者。迷解亂止。各得其所。比丘見佛。心意燿開。如冥闢明。即五體投地。為佛作禮。叩頭悔過。懺悔謝佛。內解止觀。即得羅漢。隨佛還精舍。聽者無數。皆得法眼。

法句譬喻經梵志品第三十五

昔私訶牒國中有大山。名私休遮他。山中有梵志五百餘人。各達神通。自相謂曰。吾等所得。正是涅槃。佛始出世。初建法鼓。開甘露門。此等梵志。聞而不就。宿福應度。佛往就之。獨行無侶。到其路口。坐一樹下。三昧定意。放身光明。照一山中。狀如失火山中。盡燃。梵志怖懼。呪水滅之。盡其神力。不能使滅。怪而捨走。從路出山。遙見世尊。樹下坐禪。譬如日出金山之側。相好炳然。如月星中。怪是何神。就而觀之。佛命令坐。問所從來。梵志對曰。止此山中。修道來久。且歛火起。燒山樹木。怖而走出。佛告梵志。此是福火。不傷損人。欲滅卿等癡結之垢。梵志

師徒顧相謂曰。是何道士也。九十六種。未曾有。此師曰。曾聞白淨王子。名曰悉達。不樂聖位。出家求佛。將無是也。徒等啟師。可共問佛。梵志所行事。為如法不也。師徒之等。共起白佛。梵志經法名四無礙。天文地理。王者治國。領民之法。并九十六種道術。所應行法。此經為是。涅槃法不。願佛解說。開化未聞。佛告梵志。善聽。思之。吾從宿命。無數劫來。常行此經。亦得五通。移山住流。更歷生死。不可計數。既不得涅槃。亦復不聞。有得道者。如汝等行。非名梵志。於是世尊。以偈報曰。截流如渡。無欲如梵。知行已盡。是謂梵志。以無二法。清淨渡淵。諸欲結解。是謂梵志。非蔕結髮。名為梵志。誠行法行。清白則賢。飾髮無慧。草衣何施。內不離著。外捨何益。去姪怒癡。憍慢諸惡。如蛇脫皮。是謂梵志。斷絕世事。口無羸言。八道審諦。是謂梵志。已斷恩愛。離家無欲。愛著已盡。是謂梵志。離人聚處。不墮天聚。諸聚不歸。是為梵志。自識宿命。本所更來。生死得盡。叡通道玄。明如能嘿。是謂梵志。佛說偈已。告諸梵志。汝等所修。自謂已達。涅槃。如少水魚。豈有長樂。合本無者也。梵志聞經。五情內發。喜悅長跪。白佛。願為弟子。頭髮自墮。即作沙門。本行清淨。因而得道。為阿羅漢。天龍鬼神。皆得道迹。

法句譬喻經泥洹品第三十六

昔佛在王舍城靈鷲山中。時與諸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摩竭國王。號名阿闍世。所領五百國。各有姓名。近有一國名曰越祇。不順王命。

欲往伐之。即召群臣講宣議曰。越祇國人富樂熾盛。多出珍寶。不首伏於我。寧可起兵往伐之。不。國有賢公。承相名曰雨舍。對曰。唯然。王告雨舍。佛去是不遠。聖哲三達。靡事不貫。汝持吾聲。往至佛所。如卿意。智委悉。問之。欲往伐。彼寧得勝。不。承相受教。即嚴車馬。往至精舍。前到佛所。頭面著地。為佛作禮。佛命令坐。公即就坐。佛問國承相。從何所來。公言。王使臣來。稽首佛足。問訊起居。飡食如常。佛即問公。王及國土人民。臣下皆自平安。不。公言。國主及民。皆蒙佛恩。公曰。佛言。王與越祇國有嫌。欲往伐之。於佛聖意。為可得勝。不。佛告承相。是越祇國人民。奉行七法。不可勝之。王可諦思。勿妄舉動。公即問佛。何等七法。佛言。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講議正法。修福自守。以此為常。是謂為一。越祇國人君臣常和。所任忠良。教諫承用。不相違戾。是謂為二。越祇國人奉法相牽。無取無捨。不敢犯過。上下循常。是謂為三。越祇國人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承。不失儀法。是謂為四。越祇國人孝養父母。遜悌師長。受誡教誨。以為國則。是謂為五。越祇國人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時。民農不廢。是謂為六。越祇國人尊道敬德。國有沙門。得道應真。方遠來者。供養衣被。床臥醫藥。是謂為七。夫為國主。行此七法。難可得危。極天下兵。共往攻之。不能得勝。佛告承相。若使越祇國人。持一法者。尚不可攻。何況盡持如是七法。於是世尊。即說偈言。利勝不足恃。雖勝猶復苦。當自求勝法。已勝無所生。

雨舍承相。聞佛說偈。即得道迹。時會大小。皆得須陀洹道。公即從坐起。白佛言。國事煩多。欲還請辭。佛言。可宜知是時。即從坐起。禮佛而去。還至具事。白王。即止不攻。持佛嚴教。以化國內。越祇國人。即來順命。上下相奉。國遂興隆。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豐盛美之壽。而便中天。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雀者世稱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墮地。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無數劫中。所在相遭。共會受罪。其二人者。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此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命終來下。為長者作子。墮樹命絕。即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作子。即以生日。化生金翅鳥王。取而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哭。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者。報以涕哭。於是世尊。即說偈言。識神造三界。善不善五處。陰行而默至。所往如響應。色欲不色有。一切因宿行。如種隨本像。自然報如影。

法句譬喻經生死品第三十七

昔佛在舍衛國。祇洹精舍。為天人國王大臣。廣說妙法。有一梵志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婦。未滿七日。夫婦相敬。言語相順。婦語其夫。欲至後園中。看戲。為得爾不。上春三月。夫婦相將。至後園中。有一椋樹。高大華好。婦欲得華。無人與取。夫知婦意。欲得椋華。即便上樹。正取一華。復欲得一。展轉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地。傷中。即死。居家大小。奔波跳走。往趣兒所。呼天傷哭。斷絕復甦。中外宗族。來者無數。皆甚悲痛。聞者莫不傷心。見者莫不痛哀。父母妻息。怨咎天地。謂為不護。棺殮衣被。如法遣送。還家啼泣。不能自止。於是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迫。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兒。何者。為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法句譬喻經道利品第二十八

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從初樂愛欲。可姪入胞影。受形命如電。晝夜流難止。是身為死物。精神無形法。假令死復生。罪福不敗亡。終始非一世。從愛癡久長。自作受苦樂。身死神不喪。

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為愁憂。佛來入國。便出覲尊。聽經歡欣。即受五戒。一心奉敬。唯願有子。晝夜精進。三時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為王使。忠信奉法。不失威儀。謙卑忍辱。精進一心。學誦經偈。知時先起。已辦香火。數年之中。精進如是。不以

命如華菓熟。尊即說偈言。

法句譬喻經卷第四

四九九

法句譬喻經卷第四

為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神來還為王作子乳舖長大至年十五立為太子父王命終襲代為王憍慢自恣姪洸欲樂晝夜耽荒不理國事臣僚廢朝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會本識將諸弟子往到其國王聞佛來如先王法大眾奉迎稽首于地却坐王位佛告王曰國土人民群僚百官悉自如常不王曰為人年幼未能綏化皆蒙聖恩國土無他佛告王曰王今自知本所從來作何功德得此王位王曰不審頑愚不達不知先世所從來也佛告大王本以五事得為國王何等為五一者布施得為國王萬民奉獻宮觀殿堂資財無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床榻帷帳以是為王在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尊及諸長德以是為王一切萬民莫不為之作禮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為王一切見者莫不歡欣五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為王決斷國事莫不奉行此五事世世為王於是世尊以偈頌曰

人知奉其上
君父師道士 信戒施聞慧 終吉所生安
宿命有福慶 生世為人尊 以道安天下
奉法莫不從 王為臣民主 常以慈愛下
身率以法戒 示之以休咎 處安不忘危
慮明福轉厚 福德之反報 不問尊以卑
佛告王曰王前世時為大王給使奉佛以信奉法以淨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身苦體初不懈倦是福追身得為王子補王之榮今者富貴而反懈怠夫為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為五事一者領

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稟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眾綱不舉民困則思亂士勞則勢不舉無福鬼神不助自用失大理忠臣不敢諫心逸國不理臣孽民則怨若如是者身失令名後則無福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夫為世間將 修正不阿枉 調心勝諸惡
如是為法王 見正能施惠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眾附親

佛說偈已時王大歡喜起住佛前五體投地懺悔謝佛即受五戒佛重說法得須陀洹道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精舍為諸天人國王大臣四輩弟子說無上大法時舍衛國南有深山其中常出野象象有三色白青黑者國王欲得好名鬪大象輒遣人往捕取將來付調象師三年之中便可乘騎亦可令鬪時有一神象龍之所生身白如雪尾赤如丹兩牙如金色獵師見此非常好象還白國王有此大象其形如是宜大王乘王即募捕象師三十餘人遣令捕此象人眾往到象所張羅欲捕象而此神象知諸人意即便來前而墮羅中眾人皆來而欲捕之象便瞋恚逆跳之近者即死遠者得走象逐不置時山脇有諸年少道人多力勇健山中學道大久未得定意遙見此象追逐殺人道人憐愍人故自恃勇健欲往救之佛已遙見恐此比丘為神象所殺佛即到邊放大光明象見佛光怒止恚解

不復追逐殺人比丘見佛迎為作禮佛為比丘即說偈言

勿妄燒神象
以招苦痛患 惡意為自殺 終不至善方
比丘聞偈即便稽首懺悔謝過內自篤責深惟為非即於佛前逮得應真時捕象人即皆還蘇走者尋還皆得道迹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時國王瓶沙有一大臣犯事免退徙著南山中去國千里外由來無人不熟五穀大臣到中泉水流溢五穀大熟四方諸國有飢寒者皆來至此山中數年之中便有二四千家來者給與田地令得生活其中三老諸長宿年共議國之無君猶身之無首相將至大臣所舉大臣為國王大臣答長老曰若以我為王者當如諸國之法左右大臣文武將士上下朝直發女閭宮租稅穀帛當如民法諸國老曰唯然奉命一隨王法即立為王處置群臣文武上下發調人民築城作舍宮殿樓觀民被苦毒不復堪諧皆發想念欲謀圖王諸姦臣輩將王出獵去城三四十里於曠野澤中牽王欲殺王問左右何緣殺我答曰民慕豐樂奉王以禮民困思亂破家圖國王告之言卿等自為非我本造枉殺我者神祇知之聽我發一願死不有恨即願曰我本開荒出穀養民來者皆活富樂無極自共舉我立為國王依案諸國自共作此今反殺我我實無惡於此人民若我死者願作羅剎還入故身中當報此怨於是絞殺棄屍而去三日之後王神即作羅剎還入故身中自名阿羅婆即起入宮絞殺新王

并及後宮嫖女，左右姦臣即皆殺之。羅刹瞋恚出宮，盡欲殺人。國中三老草索自縛來向羅刹自首。此是姦臣所為，非是細民所可能知。乞原怨願，還治國。曰：我是羅刹，何與人等共從事也？食飲當得人肉。羅刹急性忿，不思難。三老曰：國是王許，故當如前。食飲所須當相差次。國老共出宣令，人民皆共探籌。以此為次。家出一小兒，生用作食。食羅刹王，三千家正有一戶為佛弟子，居門精進。五戒不犯，隨民探籌得第一籌。有一小兒當先食。鬼王賢者大小懊惱啼哭，遙向崛山為佛作禮。悔過自責。佛以道眼見其辛苦，便自說言：因是小兒當度無數人，便獨飛往。至羅刹門，現變光相照其宮內。羅刹見光疑是異人，即出見佛，便起毒心欲前噏佛。光刺其目，擔山吐火，皆化為塵。至久疲頓，然後降化。請佛入坐頭面作禮。佛為說經一心聽法，即受五戒。為優婆塞。里吏催食奪兒將來，室家嗥哭。隨道而來。觀者無數為之悲哀。吏抱兒撒食著羅刹前。羅刹即持此小兒，擎食至佛前，長跪白佛言：國人相差，次以小兒為食。我今受佛五戒，不復得食。此小兒請以小兒布施佛，為佛作給使。佛為受之，即說呪願。羅刹歡喜得須陀洹道。佛以小兒著鉢中，撒出宮門。還其父母，而告之曰：快養小兒，勿復愁憂。眾人見佛莫不驚愕，怪是何神。此兒何福而獨救之？羅刹所食奪還父母，於是世尊在於大眾中，央而說偈言：戒德可恃怙，福報常隨己。見法為人長，終遠三惡道，戒慎除苦畏。

福德三界尊，鬼龍邪毒害，不犯有戒人。佛說偈已，無央數人見佛光像，乃知至尊三界無比。便皆歸化為佛弟子，聞偈歡欣，皆得道迹。昔佛在波羅奈國鹿野場上，為天人龍鬼國王臣民不可計眾而為說法。時大國王太子將從小國王世子五百餘人，往到佛所，為佛作禮，却坐一面而聽法。諸太子等即白佛言：佛道清妙玄遠難及，自古以來，頗有國王太子大臣長者之子，捨國吏民恩愛榮樂，行作沙門者，不佛告諸太子，世間國土榮樂恩愛，如幻如化，如夢如響，卒來卒去，不可常保。又國王太子以三事故不能得道，何謂三事？一者慍恚，不念學問佛經妙義以濟神本；二者貪取，不念布施下貧困厄，群臣將士所有財寶，不與民共以修財本；三者不能遠離色欲愛樂之事，捨棄牢獄憂煩之惱，行作沙門滅眾苦難，以修身本。是以菩薩所生為王，除此三事，自致得佛。又有三事，何謂為三？一者少壯學問，領理國土，率化民庶，使行十善；二者中以財施貧窮孤寡，群臣將士與民同歡；三者每計無常命不久留，宜當出家行作沙門。斷苦因緣，勿更生生死，三事不施，獨無所得。於是世尊而自陳曰：昔我前世作轉輪聖王，名曰南王皇帝，七寶導從，宮觀浴池，行宮戲園，及群臣太子夫人嫖女象馬厨宰，各八萬四千，有子千人，勇猛精銳，一人當千，飛行虛空，周遊四方，自在所為，無當前者。其壽八萬四千歲，以法治政，不枉人民。爾時聖王欸自念言：人命短促，無常難保，但當作福以求道真。

念常布施世間人民，所有財物與民共之，已種福德，唯當出家行作沙門，斷絕貪欲，乃得滅苦。王即勅梳頭人，若見頭髮白，便當啟我。至久數萬歲，梳頭人啟言：白髮已生，勅令拔之。舉著案上，王見白髮涕泣，命曰：第一使者忽然復至，今頭已白，宜當出家行作沙門，求自然道。擎髮掌中，自說偈言：今我上體首，白生為被盜，已有天使召，時正宜出家。即召群臣立太子為王，行作沙門入山修道。畢人之壽，即生第二天上，為天帝釋。太子於後領理天下，亦如大王復勅梳頭人，若見白髮，便當啟我。至久復啟：白髮已生，勅令拔之。擎著掌中，而說偈言：今我上體首，白生為被盜，已有天使召，時正宜出家。復召群臣立太子為王，即行作沙門入山修道。畢人之壽，復生天上，為天帝釋。前天帝釋畢天之壽，下生世間，為聖王太子。此三聖主更為父子，上為天帝下為聖主，中為太子，各各三十六反，數千萬歲終而復始。行此三事，自致得佛。爾時父老今我身是也，太子者舍利弗是也，王孫者阿難是也，更相從生，展轉為王，以化天下。是以特尊三界無比。佛說是時，國王太子并諸太子皆大歡喜，受佛五戒，為優婆塞，得須陀洹道。

法句譬喻經吉祥品第二十九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為天人龍鬼轉三乘法輪。時山南恒水岸边，有尼捷梵志，先出耆舊博達多知，德向五通明識古今，所養門徒有五百人，教化指授皆悉通達。天文地

理星宿人情無不瞻察。觀略內外吉凶禍福。豐儉出沒。皆包知之。梵志弟子先佛所行。應當得道。歛自相將至水岸邊。屏坐論語。自共相問。世間諸國人民所行。以何等事為世吉祥。徒等不了。往到師所為師作禮。叉手白言。弟子等學久。所學已達。不聞諸國以何為吉祥。尼捷告白。善哉問也。閻浮利地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小國。諸國各有吉祥。或金或銀。水精琉璃明月神珠。象馬車輿玉女珊瑚珂貝妓樂。鳳凰孔雀。或以日月星辰寶瓶四華。梵志道士。此是諸國之所好。喜吉祥瑞應。若當見是稱善無量。此是瑞應國之吉祥。諸弟子曰。寧可更有殊特吉祥。於身有益終生天上。尼捷答曰。先師以來未有過此。書籍不載。諸弟子曰。近聞釋種出家為道。端坐六年降魔得佛。三達無礙。試共往問所知。博採何如。大師師徒弟子五百餘人。經涉山路。往到佛所。為佛作禮。坐梵志位。叉手長跪。白佛世尊曰。諸國吉祥所好如此。不審更有勝是者。不佛告梵志。如卿所論。世間之事。順則吉祥。反則凶禍。不能令人濟神度苦。如我所聞吉祥之法。行者得福永離三界。自致泥洹。於是世尊而作頌曰

如來常現義 有梵志道士 來問何吉祥
於是佛愍傷 為說真有要 已信樂正法
是為最吉祥 亦不從天人 希望求僥倖
亦不禱神祠 是為最吉祥 友賢擇善居
常先為福德 勅身承貞正 是為最吉祥
去惡從就善 避酒知自節 不姪於女色

是為最吉祥 多聞如戒行 法律精進學
修己無所爭 是為最吉祥 居孝事父母
治家養妻子 不為空乏行 是為最吉祥
不慢不自大 知足念反覆 以時誦習經
是為最吉祥 所聞常欲忍 樂欲見沙門
每講輒聽受 是為最吉祥 持齋修梵行
常欲見賢明 依附明智者 是為最吉祥
已信有道德 正意向無疑 欲脫三惡道
是為最吉祥 等心行布施 奉諸得道者
亦敬諸天人 是為最吉祥 常欲離貪姪
遇癡瞋恚意 能習成道見 是為最吉祥
若以棄非務 能勤修道用 常事於可事
是為最吉祥 一切為天下 建立大慈意
修人安眾生 是為最吉祥 智者居世間
常習吉祥行 自致成慧見 是為最吉祥
梵志師徒聞佛說偈。欣然意解甚大歡喜。前白佛言。甚妙世尊。世所希有。由來迷惑未及闕明。唯願世尊。矜愍濟度。願身自歸佛法。三尊得作沙門。冀在下行。佛言。大善。善來比丘。即成沙門。內思安般。逮得應真。聽者無數。皆得法眼。法句譬喻經卷第四

出曜經序

No. 212

出曜經者。婆須密。法救菩薩之所撰也。集比一千章。立為三十三品。名曰法句。錄其本起。繫而為釋。名曰出曜。出曜之言。舊名譬喻。即十二部經第六部也。有闕賓沙門僧伽跋澄。以前秦建元十九年。陟葱嶺。涉流沙。不遠萬里。來至長安。其所聞識。富博絕倫。先師器之。既

重其人。吐誠亦深。數四年中。上聞異要。奇雜盈耳。俄而三秦覆墜。避地東周。後秦皇初四年。還轅伊洛。將返舊鄉。佇駕京師。望路致慨。恨法句之不全。出曜之未具。緬邈長懷。蘊情盈抱。太尉姚旻。篤誠深樂。聞不俟駕。五年秋。請令出之。六年春。訖。澄執梵本。佛念宣譯。道窳筆受。和碧一師。師法括而正之。時不有怙從本而已。舊有四卷。所益已多。得此具解。覽之。晝然矣。予自武當。軒衿華領。諮詢觀化。預參檢校。聊復序之。弘始元年八月十二日。僧叡造首。

出曜經卷第一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無常品第一之一

昔佛在波羅捺國。佛告諸比丘。當來之世。眾生之類。壽八萬四千歲。爾時壽八萬四千歲。眾生輩。於此閻浮利內。眾生共居一處。穀米豐熟。人民熾盛。鷄狗鳴喚。共相聞聲。佛告比丘。汝等當知。爾時人民。女年五百歲。便外適娶。爾時有王名曰。蟻法。七寶導從。以法治化。無有阿曲。有自然羽寶之車。高千肘。廣十六肘。豎立修治。眾寶瓔珞。在大眾中。分檀布施。無悋悔心。造立功德。為眾導首。與諸沙門。婆羅門。諸得道者。遠行住止。經過居宿。皆悉給施。有所求索。無所悋惜。爾時眾生。壽八萬四千歲。有如來出世。名曰彌勒。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如我今日。成無上正真等正。覺十

號具足常當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如我今日將護無數百千諸比丘僧。與諸大眾廣說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妙。具足清淨。修於梵行。如我今日。與諸大眾廣說深法。上中下善。義味微妙。具足清淨。修於梵行。廣說如彌勒下生。如佛所說。有經名曰六更樂道。若有眾生。生其中者。若眼見色。盡見善色。不見惡色。見愛不見非愛。見可敬不見非可敬。見可念不見非可念。見美色不見非美色。諸有眾生。耳聞聲者。鼻嗅香。舌知味。身知細滑。意知法。乃至天帝亦復如是。爾時世尊遊毘舍離。彌猴池水大講堂上。爾時眾多毘舍離諸童子等。各生此念。我等宜可共相率合。至世尊所。問訊禮觀。其中童子或有乘載青馬青蓋。被服皆青。或有乘載青黃赤白被服。皆白。搥鐘鳴鼓。作倡伎樂。前後導從。至世尊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當知。若有不見諸天遊觀。至後園浴池者。今當觀此諸童子等。所著法服。乘載輿輦。與彼諸天亦無差別。所以然者。諸天被服。與此無異。爾時座上數百千眾生之類。各作是念。我等宜可發真誠誓。使我等後生生天上人中。恒著此法服。永已不離。使當來世有佛興出。聞甚深法。永離苦惱。入泥洹界。如來以知眾生心念。求生三有不離苦惱。便與大眾而說此偈。

為磨滅法

不可恃怙

變易不住

爾時眾生聞此一句偈。不可稱計百千眾生。於現法中漏盡意解。皆得道果。昔有婆羅門四人。皆得神通。身能飛行。神足

無礙。此四梵志自相謂言。其有人民以餽饌。食施瞿曇沙門者。便得生天。不離福堂。有聞法者入解脫門。我等今日意貪天福。不願解脫。不須聞法。是時四人各執四枚甘美石蜜。一人先至。如來所奉上世尊。如來受已。告彼梵志而說此偈。所行非常。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二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復說此偈。謂興衰法。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三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受已。復說此偈。夫生輒死。梵志聞已。以手掩耳。次第四人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受已。復說此偈。此滅為樂。梵志聞已。以手掩耳。各捨之去。如來觀彼心意。念知應得度。便以權便隱形不現。四人各聚一處。自相謂言。我等雖施瞿曇沙門。意不決了。瞿曇沙門有何言教。先問前者。奉上石蜜。得何言教。亦不聞法乎。對曰。我從如來聞一句義。所行非常。聞此義已。即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二人。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復自陳說。吾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謂興衰法。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三人。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復自陳說。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夫生輒死。吾聞此已。以手掩耳。亦不承受。次問第四人。汝至如來所得何言教。其人對曰。至如來所貢上石蜜。如來與我而說此偈。此滅為樂。四人說此偈已。心開意解。得阿那含道。爾時四人自知各得道證。還自懇責。至如來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須臾退坐。白世尊曰。唯願如來聽在道次

得為沙門。世尊告曰。善來比丘。快修梵行。爾時四人頭髮自墮。身所衣服變為袈裟。尋於佛前得羅漢道。佛臨欲般泥洹時。告大迦葉及阿那律。汝等比丘。當承受我教。敬事佛語。汝等二人莫取滅度。先集契經戒律。阿毘曇及寶藏。然後當取滅度。廣說乃至供養舍利。盡耶旬竟。便共普會集此諸經。五百羅漢皆得此解脫。捷疾利根。眾德備具。普集一處。便與阿難敷師子高座。勸請阿難使昇高座。已昇高座。便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法。時阿難便說。聞如是一時。說此語已。時五百羅漢皆從繩床上起。在地長跪。我等躬自見如來說法。今日乃稱聞如是一時。普皆舉聲。相對悲泣。時大迦葉即告阿難曰。從今日始。出法深藏。皆稱聞如是。勿言見也。佛在波羅捺仙人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原本。本所未聞。本所未見。廣說如經本。是時眾人已集契經。是時尊者迦葉復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戒律。時阿難報大迦葉。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城伽蘭陀竹園。時迦蘭陀子名曰須陳那。出家學道。在比丘境。最初犯律。至不度法。廣說如戒律。是時迦葉復問阿難。如來最初何處說阿毘曇。阿難曰。吾從佛聞如是。一時佛在毘舍離彌猴池側。普集講堂。爾時世尊見拔耆子。因緣本末。告諸比丘。諸無五畏。悲恨之心者。便不墮惡趣。亦復不生入地獄中。廣說如阿毘曇。初夜集阿毘曇竟。後夜便說出曜。而說此偈。睡眠覺寤。何以故說睡眠覺寤。如世尊等

正覺所說。夫睡眠者。損命愚惑有所傷壞。不成果證。沒命無救不至明處。所以然者。如人覺寤便能修德。造立善本。就著睡眠便失此法。故謂愚惑。時座中復有說者。如佛所言。若有眾生覺寤之中。所念眾事。於睡眠中澹然無想。世尊告諸比丘。寧睡不覺。此云何通。是故佛說。除去睡眠。常念覺寤。如佛說偈。睡眠覺寤。宜歡喜思言。歡者。內心踊躍。喜。怡。歡樂。善心生焉。是故稱說。宜歡喜思聽。我所說者。專意一心。無有亂想。意定無誤。堪任承受。是以故說。聽我所說。撰記出曜。言出曜者。過去恒沙諸佛世尊。皆共讚歎出曜法義。如來世尊亦名最勝。云何為最勝。勝諸結使不善之法。勝姪怒癡。勝一切生死結縛。勝外道異學。尼乾子等九十六種術。於中特出。故曰最勝。演說暢達。無有留滯。布現演吐。為諸天人。義味成就。是故說。撰記出曜。如世尊所說。演說暢達。無有留滯。如世尊說。一切通達。仙人慈哀。一身無餘。如世尊所說者。暢達演說。言無留滯。故曰世尊說也。一切通達者。一切智達。一切示現。一切通了。分別一切義。遊六神通。成無上道。如來六通。亦非羅漢所能及。逮。佛為諸度最勝最上。於諸法相。悉能分別。故曰一切通達也。仙人慈哀者。一切充滿。生死怖望。如父母之想。擁護心。慈哀之意。諸佛世尊。亦言仙人。修神足道。亦名仙人。眾德具足。亦名仙人。長夜修善。亦名仙人。是以故說。仙人慈哀也。一身無餘者。所謂身者。依四大根本。更無復有。亦無邊際。亦無出生。如佛存在。躬

自演說。阿難當知。末後境界。末後無胎。末後所受。形分如我。阿難更不復見。天地方域。更受此身。此是苦邊。故曰一身無餘也。所行非常。謂興衰法。夫生輒死。此滅為樂。昔諸梵志。各誦師法。分為二部。所見萬物。皆有一部。自稱萬物。皆無。諸言有者。如來分別。除去猶豫。斷其希望。便與演說。所行非常。諸言有者。自有讚誦。以利輪劍。殺害眾生。恒知惠施。無有善惡。亡形不變。身體中間。利劍來往。不傷其命。地大恒在。風界無著。火受苦樂。命根亦爾。正使利劍。通達來往。亦不見有。善惡之報。設害父母。無善惡報。況當餘者。而有其果。猶如以瓶盛雀。有人打瓶。雀便飛逝。傷害眾生命。自遠逝。無所傷損。如來世尊。欲去彼邪見。眾生故。曰所行非常。不可恃怙。遷轉不住。為磨滅法。命如朝露。暫有便滅。故曰所行非常。一部自稱萬物。無者。共相慶賀。成我等義。如來觀彼心中。所念而告之。曰。謂興衰法。夫興衰者。夫盛有衰。合會有離。無身則已。受身有何可避。梵志復作是念。設衰耗法。更不生者。則成我義。是故世尊。尊重與說義。夫生輒死。輪轉不住。諸受陰持。共相受入。慧眼觀察。乃能分別。猶如日光。塵數流馳。難可稱計。此五盛陰。身眾行所逼流。轉生死。無有懈怠。故曰夫生輒死。此滅為樂者。所謂永盡無餘。無欲著意。常息安寧。最第一樂。無生滅。想成第一義。無欲樂。無為樂。無漏樂。盡樂滅樂。故曰此滅為樂。何意何笑。念常熾然。深蔽幽冥。而不求錠。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食後日晡。有眾比丘及天帝臣民四輩弟子。欲聽如來說甘露法。有異方道士異學婆羅門七人。頭鬚皓白。拄杖呻吟。來至佛所。稽首作禮。叉手白佛言。吾等遠人。伏承聖化。久應歸命。道術有簡。今乃得來。親覲聖顏。願為弟子。得滅眾苦。佛即聽受。悉為沙門。勅七比丘。共止一房。然此七人。覩見世尊。尋得為道。不計無常變易之法。共坐房中。思惟世事。小語大笑。不念成敗。命日促盡。不與人期。但共戲笑。恣意放逸。不念無常。爾時世尊起至房中。而告之曰。卿等為道。當求度世。無為之道。何為大笑。一切眾生。自憑五事。何謂為五。一者恃怙年少。二者恃怙端正。三者恃怙力勢。四者恃怙才器。五者恃怙貴族。卿等七人。小語大笑。恃怙何等。於是世尊即說頌曰。何喜何笑。念常熾然。深蔽幽冥。而不求錠。何喜何笑者。爾時世尊告七人曰。汝等七人。來在道境。亦復不在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復告比丘。我先有教。未能盡漏。不可有所恃怙。汝等受形。未脫結縛。蛇虻共居。成五盛陰。云何於中小語大笑。當念此苦。永劫不除。方興戲笑。以成塵垢。苦哉難悟。卿等是也。故曰何喜何笑。是世尊教勅之言。念常熾然者。云何為熾然。以無常火。而為熾然。亦以苦火。而為熾然。愁憂苦惱。而為熾然。又以何等。而見熾然。愛欲瞋恚。愚癡憍慢。嫉妬。悲疑。所見熾然。故曰念常熾然。深蔽幽冥者。猶人夜行。不覩顏色。生盲無目。不見玄黃。如此幽冥。蓋不足言。

所謂大幽冥者，無明纏絡遍人形體，無空缺處，是謂大冥覆蔽眾生，不別善惡趣要之本，不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亦復不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故曰深蔽幽冥，而不求錠者，云何為錠？所謂智慧之錠，以智慧錠為照何等？答曰：知結所興，以道滅之，分別善趣惡趣出要之本，能別白黑縛解之要道俗之法，善能分別善趣惡趣出要滅盡，普曜諸法無不明照，而更捨之，乃趣冥道，故曰而不求錠。

諸有形器散在諸方，骨色如鴿，斯有何樂？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異比丘，日至城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興瞋恚，此何道士，曰：此往來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對曰：吾有鬪訟來求證人，時彼田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屍骸狼籍，腥臭爛，鳥狩食噉，散落異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多鴿蛆蟲，嘔啖臭穢難近，烏鵲狐狗老鷲鴉鵲，噉死人屍，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可為證人，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為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偽，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誠心之原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曰住曠野為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說，心為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無

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淚哽咽，歎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十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往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陀洹道。

爾時世尊天眼清淨，無瑕穢，觀見二人成其果證，因宿本緣，亦欲示現後學之徒，使將來世現其大明正法，久存無能中滅，便自稱慶而說此偈：諸有形器者，或有手脚臂肘腰臍髀膊膝踝足跟髑髏支節，各在異處，是故說曰：諸有形器散在諸方者，猶木無識，本所愛樂不去心懷，莊嚴文飾，香花脂粉芬熏其身，今皆散落各在異處，骨色如鴿者，本所眾生億百千數，而見愛念，觀無厭足，如今億百千眾所見薄賤，觀皆怖懷，身毛為豎，是故說曰：骨色如鴿，斯謂何樂者？世言有樂，則是凡夫愚惑之人，智者所棄，愚人所樂，智者懷愧，但有醜陋，愚者翫習甘樂，不捨藏匿懷抱。

若如初夜，識降母胎，曰涉遷變，逝而不還，如佛世尊敷演言教，有三有為，有為之相興衰變易，問曰：故當萬物恒有常者，死屍骸骨不久存乎？百二十時謂之一日一夜，若當形骸久存世者，一人形體遍滿世界，答曰：以其眾生與根共生，與根共滅，以是之故，骸骨不久存，設當眾生與根共滅，與根共生者，骸骨便當久存於世，復次與識共生，與識共滅，是時形骸不久在世，若當眾生與識共滅，與識共生，爾時形骸久存於世，問曰：若當老耄久存世者，人初出胎，頭髮恒不白乎？答曰：所謂頭髮皓然白者，非衰老義，此義云何乎？答曰：依

彼受形分時，便有衰色之變，有白髮生，猶酒酥麻油，必有濁滓，受形分時，亦復如是，便有衰色，白髮生焉，是故說曰：若如初夜識降母胎者，猶如男識女識降在母胎，據在一時之內，或生或滅，經百千變起滅不息，猶如輪轉，不可稱計，唯有天眼，乃得見耳，時識過去及還來者，亦非神呪技術能制，去自永逝來亦無跡，識處母胎生滅不停，亦復如是，猶河東流終不西顧，胎識去過終不還反，唯有天眼見胎識，還見胎識去。

晨所覩見，夜則不現，昨所瞻者，今夕則無，我今少壯，無所恃怙，少者亦死，男女無數，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阿難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遙見門外有眾男子，作倡伎樂而自娛樂，尊者阿難入城乞食，欲還出城，見此伎人忽已命終，眾人昇舉號哭相向，時尊者阿難便生此念：奇哉變怪，無常對至何其速乎！我向晨朝入城乞食，見此男子五樂自娛，像如天子，如今受對取無常耶！我今所見甚為奇特，未曾所覩，世尊告曰：汝今阿難，有何奇

特我曾所親乃為奇特。出過汝今所見者上。我曾昔日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乞食。時我阿難見有男子在祇洹門外作倡伎樂。五欲自娛。時我入城乞食訖。還出城外。見此男子作倡伎樂如本不誤。我見奇特出汝者上。爾時阿難即白佛言。此是常儀有何奇特。佛告阿難。命速於風。逝難制御。汝今方言有何奇特。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比丘明鑒此法。為將來眾生現大光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便說出曜之偈。

晨所親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者亦死 男女無數
前所親者 夜則不見 晨朝所見 眾生之類
數千百眾 暮則不見 諸有眾生 思惟校計 善
根具足 意不錯亂 則自覺知 命如琢石 閃現
已滅 誰當興意 貪著此乎 唯有無聞 凡夫愚
人 乃興此心 生貪著意 昨所瞻者 今夕則無
如昨所見 進止行來 設彼有念 思惟善本 殖
眾功德 心便勇猛 能自改悔 內自興發 不可
樂想 是故說曰 晨所親見 夜則不現 昨所瞻
者 今夕則無也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如有愚人
無所聞知 自怙強壯 氣力熾盛 苟得自縱 隨
其所如 不顧後慮 自稱端正 顏貌殊特 餘者
卑賤 非我等友 色力財富 出眾人表 既自盛
壯 獨步無侶 所願者得 無能拒逆 所欲自恣
不避豪強 亦復不思 無常對至 不親生死 苦
惱之患 是故說曰 我今少壯 無所恃怙 少壯亦
死 男女無數 正使無數 眾生之類 男女大小
受形分者 氣力殊特 財富無數 所欲自恣 年

皆盛壯於人世間壯者命終多於老者皆為無常所見蹈藉然彼終者先在世時不修功德諸善之本無所恃怙從今世至後世流馳五趣無有懈怠是故說曰少者亦死男女無數在胎自敗初出亦殤既生子壞孩抱而喪諸老少壯乃中間人漸漸以次如果待熟六十千生六十百生於生藏壞斯由害人所謂人者國王一億財主導師商人父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興心起意害此輩人或入阿鼻地獄或熱大熱啼哭大啼哭等活黑繩等會地獄畢此罪已生六畜中經歷劫數往來周旋乃復人身於其中間在生藏中不卒其命是故說曰在胎自敗也初出胎亦壞者或有眾生始出胎門而命終者或有眾生始欲造福功業未果便於胎門中天命者斯由前身與心傷害彼造福人是故說曰初出亦殤既生子壞者或有眾生施功立德在諸塔寺施設園菓浴池橋梁清廁功業未就為人所害斯由先世害福德人死入地獄畜生餓鬼經歷久遠乃還復人既生離胎於中逝殤是故說曰既生子壞也孩抱而喪者或有眾生於塔寺中施功立德施設園菓浴池橋梁清廁功業已就餘功未幾便為人所害斯由前身與心傷害彼造福人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於中畢罪生畜生中雖得為人未別白黑便於孩抱夭其命也 諸老少壯

及中間人 漸漸以次 如菓待熟
昔日尊者馬聲說偈曰
或有在胎喪 已生在外終 盛壯不免死

老耄甘心受 猶樹生狂花 結實時希有 志故必欲捨 伺命召不忍

猶彼菓樹隨時繁茂狂華生長遇風凋落結實者少或有已華而凋落者其中成實待熟落者少少耳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於百千生其中身若一若二處胎出胎少壯老疾悉歸斯道無免此患於百千生老壽命終若一若二少壯死者不可稱計是故說曰諸老少壯及中間人漸漸以次如菓待熟 命如菓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昔惡生明王嚴駕翼從詣後園遊觀眾菓樹木行列相當彼國常禮菓熟乃食終不噉生時王有教勅守園者若有菓蔴墮落地者不應獻上有犯此制當梟其首時守園人內自思惟此惡生明王暴虐無道殺害生類無慈愍心若當我今犯制者死在旦夕不免其困然今此園樹菓眾多在樹既少墮落者眾設責我菓更無於出且自逃走求出家學即踰牆出至世尊所五體投地願為沙門佛即然可得在道次靜寂無為不興巧便坐禪誦經亦復不習戒律阿毘曇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亦復不惟空閑曠野經行諷誦十二難得勲勞之要自憑三事不慮後緣內自喜慶我今已脫形急之患今且自安焉知餘者爾時世尊觀其人心欲使免苦濟眾厄難欲使安處善法妙堂欲拔根本離生死原將入解脫無退轉道爾時在眾便說此出曜偈曰 命如菓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爾時比丘聞佛所說內自怨責懷慚愧心在閑靜處思惟惡露止觀之道即於彼處成阿羅漢譬如陶家埏埴作器一切要壞人命亦然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有一陶師造作瓦器觸物不却隨其形狀亦無疑難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勅諸瓦師使造器皿彼人事猥竟不成辦時波斯匿王內懷恚怒勅語傍臣至瓦師家毀壞其器時彼瓦師懼失命根竊自逃走至迦尸國界復於彼土造作瓦器波斯匿王聞彼造器復遣臣佐至彼國界悉使壞破所造瓦器時彼瓦師復自逃走至拘薩羅國復於彼土造立瓦器波斯匿王聞彼造器復遣臣佐使壞其器時彼瓦師財產竭盡無復生理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恒懼波斯匿王當取殺之便復逃走入深山中往

至世尊所求為道人時佛默然聽在道次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為王所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永離三事不勲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勲求證然未得果不勲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以瓦器之功更不懼喪身之惱唯有五盛陰為瓦之形此為大畏無免其患瓦器雖壞不懼當墮地獄餓鬼畜生之道五盛陰為形瓦器先不造諸功德福業修諸善本無所恃怙亦無歸趣恒畏地獄餓鬼畜生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觀了

此義已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觀其大明正法久存爾時在眾便說此偈猶如陶家埏埴作器一切要壞人命亦然諸有生熟之器要當歸壞漸成糞聚無可貪者諸有生類受五盛陰為壞之器及剎利婆羅門梅陀羅種受形分者短壽長壽饒財貧匱端正醜陋豪族卑賤有顏無顏智慧愚闇盡歸於死無常變易皆當捐棄在曠塚間時彼比丘聞如來所說教訓之道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源解興衰之變遵滅度之行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

猶如張綜
漸盡其縷
人命如是
昔日有人善能織罽兼有一息意常惰懶數勸語公作應舒遲何必速疾此功適訖後更無作父告其子此功雖訖更有餘務如是語公往來數十兒神識錯尋於父前肝裂命終時父見子命根已斷即捨居業出家學道雖為沙門念子在心不能捨離亦復不思惟道德專定坐禪求增上法亦復不思惟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唯心存在念彼亡子爾時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彼人心意所向尋究本末觀了此義已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觀其大明正法久存在於眾中便說出曜之偈猶如張綜以杼投織漸盡其縷人命如是

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勅典獄者諸有盜賊罪應入律詣市殺之時有一賊在大眾中逃竊得脫外假法服私為沙門然彼人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為王所害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道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永離三事不勲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勲求證然未得果不勲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賊寇之難故有餘怨五盛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為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觀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眾前便說此偈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向死地人命亦然

如河駛流
逝者不還
人命如是
昔有眾人在江水側坐而觀看瞻水成敗傷害人民無復齊限或有父母妻子男女墮水死者亦無有量其中得解脫者萬中有一於深水得解脫者往至佛所求為沙門佛便然可聽在道末內不思惟謂為永離困厄之難不復懼彼為水所溺在閑靜處不思道德亦

不習契經戒律阿毘曇，亦復不分別義理諸度世要，亦復不習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永離三事不勤採習，謂為行道齊是而已，不增翹勇進求上人法，然未得證不勤求證，然未得果不勤求果，如來世尊以三達智，觀察其心以漸化彼無疑網意，便告彼人，以免生死賊寇之難，故有餘怨五盛陰身輪轉五趣無有解已，為諸結使所見殘害，便當墮於餓鬼畜生之道，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欲使諸比丘永離嫌疑，使將來眾生成觀其大明正法久存於大眾前便說此偈

●出曜經卷第一

出曜經卷第二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無常品之二

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是時彼比丘聞此語已，內自慚愧，解知一切萬物皆當歸死，無常變易不可久居，恩愛別離，怨憎會苦，思惟無我無人無命，心意專正，趣泥洹門，江水所漂，蓋不足言，死河所溺，永劫不解，當求方便去離駛流，爾時比丘聞佛切教，心開意解，淡然無想，即於佛前，離生死難成，阿羅漢，三自稱善，快哉福報，所願者得，爾時坐上無數眾，生聞此比丘成道果證，皆發無欲清淨之行，皆得須陀洹果，所造功勞

永世乃獲 如杖擊水 離則還合

昔佛在毘耶離城甘梨園中，爾時眾多比丘

觀見土界國豐民盛所居平正，穀食豐賤縱情恣意，不隨法禁，上下相慢，各謂真正，爾時世尊愍彼愚惑，以種種方便導引法味，即集大眾告諸比丘，夫為智者以譬喻自解，猶如地界水滿其中，東西南北地無空缺處，有一瞎鼈無數千劫不可稱計生長於水，有一薄板縱廣一肘，唯有一孔，為風所吹，然彼瞎鼈經歷百歲一舉東看，風吹板在南方，云何比丘，彼瞎鼈者為值孔不，對曰，不也，世尊，復經百歲，復得南看，風吹板復在西方，云何比丘，彼瞎鼈者為值孔不，對曰，不也，世尊，如是四方隅角亦復如是，云何比丘，彼瞎鼈者會當值孔不乎，對曰，不也，世尊，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此瞎鼈身會當與孔相值不耶，世尊告曰，此事極難，時乃有相值期耳，受畜生身復難於此，畜生求人復甚難於此，如是比丘，人身難得，雖得為人，值命促短，不類古人壽命無量，毘婆尸世尊出現於世，如來至真等正覺，自佛去世人壽七萬歲，復有佛出名曰式棄，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彼佛去世後，人壽六萬歲，爾時有佛名曰毘舍浮，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出現於世，彼佛去世後，人壽五萬歲，爾時有佛名曰迦鳩留，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出現於世，彼佛去世後，人壽四萬歲，爾時有佛名曰迦那迦牟尼，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彼佛去世後，人壽二萬歲，有佛出世名曰迦葉，如來至真等

正覺，十號句義，彼佛去世後，人壽百歲，我今出世名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句義，比丘當知，極壽百歲出者無幾，壽百歲者時，時乃有，是故說曰，所造功勞，永世乃獲，古人積德，壽命無量，眾行備具，亦無疾病，凶疫惡氣，人壽八萬四千歲時，有三疾患，一曰所欲，二曰飢渴，三曰衰老，如今比丘五濁鼎沸，世人壽極短，四百四病纏裹人體，尊者馬聲亦作是說

諸患集為體

為老死所伺，毒劍熾火逼，萬患守營衛，是故說曰，所造功勞，永世了獲，以杖擊水，離則還合，如今比丘人命危脆，不可久保，誰當貪慕願受此生，唯有凡夫無知之人，願生三有，時諸人民聞佛所說，皆發清淨不退轉行，譬人操杖，行牧食牛，老死猶然，亦養命蟲，昔佛在摩竭國界羅閱城中，佛將阿難著衣持鉢，道見有人驅牛千頭，就其美草，放烟瞻候，佛問阿難，汝見有人驅放群牛不乎，對曰，唯然見之，佛語阿難，此群牛本有千頭，在外瞻守，掌不牢固，為虎惡獸所見，噉食死者過半，餘不覺知，方相抵觸，跳踉喚吼，傷其無智，何乃甚哉，佛語阿難，眾生處世亦復如是，計於吾我，不知非常，貪著五欲，養育其軀，快心極意，共相殘害，無常宿對，卒至無期，矇矓不覺，何異於彼群牛者乎，雖好水草長養其膚，但促其命，無益於己，佛還精舍，以此因緣，誠勵眾會，四輩弟子，中有二百餘人，聞法意悟，得六神通，成阿羅漢，佛告比丘，或有眾生應聞妙智，思惟分別而得度者，或有眾生應聞妙智，思惟分別而得度

者或有譬喻而得度者，或有愚闇趣聞一句，便得度脫，應聞喻者，此偈則是其義。隨時料量而得度者，是故說曰：譬人操杖其事如斯。是日已過，命則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佛告比丘：夫人處世，所行不同，所見亦異。一日過去，人命隨滅，雖壽百年，臥消其半，便與眾會而說此偈。

夫人欲立德

日夜無令空，日夜速如電，人命迅如是。時來會者，觀察此義，分別修行。日夜已過，死緣難計，愚人依憑染著，受有當念，勤如與勇，猛心無失軀體，是故說曰：

是日已過，命則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汝等比丘，當明此理。大海江河，猶有枯竭，萬刃大魚，曝脊在外，況是少水而不然乎。或有時溝澗瀑雨，溢滿流疾，趣下聲震四遠，彼岸人喚此不聞聲，此間人喚彼不聞聲，或時溝澗水盡無餘，四趣眾生，雖受形分，命則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或有眾生，壽命極長，諸天壽八萬四千劫，地獄壽一劫，畜生與地獄同壽，餓鬼壽命無有限量。如尊者滿願，至時持鉢正服，入弗迦羅國，時有餓鬼倚城門立。比丘滿願問餓鬼曰：汝今在此，何所求索。鬼報彼曰：汝今見我耶。比丘報曰：我先見矣。鬼復語曰：我夫入城于今未還，故於此立自待。夫主耳。比丘問曰：汝夫入城為何所求。時鬼報言：今此城中有大長者，患癰積久，今日當潰膿血，流溢。夫主將來，二人共食，以濟其命。比丘復問：汝夫主入城經幾許時。然彼城郭逼近江河，舉手指城語比丘曰：此城於彼此

岸成敗以來，今為第七。我夫入城經爾許時，餓鬼受形壽不可稱，亦無齊限。然人受形極壽百歲，雖出無幾，是故說曰：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故別說人不墮四趣。不寐夜長。

罷倦道長

愚生死長

莫知正法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有四夜睡眠者，少覺寤者多。云何為四。女與男想睡眠者，少覺寤者多。男與女想睡眠者，少覺寤者多。三曰盜賊睡眠者，少覺寤者多。比丘求定勤修正法，睡眠極少，覺寤者多。三覺夜長，修正法。比丘不覺夜長，罷倦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那律，邪阿藍，有一梵志緣本宿世造立功業緣，至應度，暫聞此偈，愚生死長，然彼梵志多饒財寶，僕從給使，居業成就，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女人姿容一以無闕。時彼梵志內自思惟：我宜往彼至如來所，當來諸佛為有幾乎。梵志出城至祇洹精舍，到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立，叉手合掌。白世尊曰：願欲所問。若見聽者，敢自陳啟。世尊告曰：恣汝所問。如來為汝敷演其義。梵志白曰：云何世尊。於當來世，為有幾許等正覺耶。世尊告曰：將來世諸佛數如恒沙。時彼梵志聞佛所說，瞻仰喜踊，不能自勝。善心生焉。當來諸佛數如恒沙。於諸佛所，善修梵行，興功立德，為福不倦。然吾處世，饒財多寶，僕從給使，居業成就，所納妻室，顏貌殊特，與世無雙。我依此業，便當分檀布施。有所求索，不逆人意。爾時梵志聞佛教誡，戢在心懷，繞佛三匝，舉手辭讓，便退而

去。爾時梵志行道未遠，復作是念：我向所啟問將來佛，然吾退忘不問過去諸佛。世尊，我今宜還至世尊所，問過去佛。梵志即還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立。爾時梵志白世尊曰：過去諸佛為有幾許。佛告梵志：過去諸佛數如恒沙。梵志復前，便自悲泣，並自舉聲而作是說：愚處生死纏綿積久，恒沙諸佛，吾不及觀。斯何苦哉。復自投地，宛轉自責。斯由放逸，行不從本，使我退在處凡夫地。或在泥犁地，獄畜生，餓鬼，長夜受苦。刀山劍樹，火車爐炭，或伏雪山，劫敗乃移，或處炙獄，受痛無量。雖出為人，值生邊地，有佛興世，不值不覩。先有比丘教誨我言：愚生死長，誠哉斯言。我今宜加精勤，用意自歸如來。復待將來諸佛為乎。田業妻婦，斯是外役，何必貪慕毀敗聖教。爾時梵志叉手合掌，佛前長跪。白世尊曰：唯然世尊。聽為道次，得修梵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將此梵志，教授威儀，度為比丘。比丘受教，即度為沙門。在閑靜處，思惟技計，修上人法。所以族姓子出家學道，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於家，出家修無上梵行，潔身受證，以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已得為道。在無餘境，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觀察此義，思惟本末，亦使諸比丘速取滅度。為後眾生現其大。明然熾正法久存於世，重與梵志而說此偈。不寐夜長，罷倦道長，愚生死長，莫知正法，非有子恃，亦非父兄，為死所迫，無親可怙。

昔佛在摩竭國道場甘梨園北石室精舍中。

時有一男子將從嚴駕。隨大導師入海採寶。餘小賈人以類相從。飲食饌樂。施諸貧窮。沙門婆羅門。以得入海採致珍寶。還至平岸。共相娛樂。飲食歡饌。日日不斷。時彼一人。飲食麤惡。唯服麩而已。不改常儀。然後多財珍寶。所獲無量。時大導師語其人曰。汝今處世。饒財多寶。少有比類。何為自困不肯食。嗷。夫人處世當行二業。一者廣施。二者自食。彼人聞已。心不納受。乃更懷恨。漸生憂悴。語導師曰。吾設食。嗷。無以濟。彼妻婦男女。後遇疾急。竟不至家中。道無常。彼大導師說斯偈曰。

夫人慳貪 貯聚財產 念家怨讐 不覺命終
爾時世尊 以天眼觀 清淨無瑕穢 見彼導師 興功採寶 中道無常 爾時世尊 以此因緣 觀察此義 思惟本末 欲使諸比丘 示現滅度 為後眾生 現其大明 然熾正法 久久於世 爾時世尊 便說斯偈

非有子特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時諸大眾 聞佛所說 心開意悟 興功立德 拯濟窮乏 持齋修戒 歲三月六未始有闕 四事供養 衣服飯食 床座臥具 病瘦醫藥 須衣與衣 須食與食 財寶七珍 金銀珍寶 車馬璫真珠 虎珀 有求索者 不逆其意 遠來久住 經過人者 皆悉供給 華香脂粉 亦用給與 無所吝惜 無數大眾 厭患生死 除貪著意 執信堅固 出家修道 修增上法 無退轉意 各以次第 成阿羅漢道。千百非一族 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哀喪 眾生居世 馳趣四方 貪求財貨 興欲無厭 盛夏冒焰 冬履嚴霜 飢寒勤苦 艱難憂慮 萬失

一獲猶用自慶 施心難果 意不開悟 既自不食 復不施人 雖饒寶貨 與無不異 坐禪之人 裝以七寶 雖目視之意 不甘樂 以慳貪故 流轉生死 從今世至後世 爾時世尊 以天眼觀 清淨無瑕穢 觀了眾生 馳趣四方 貪求財貨 不顧後慮 皆為愚惑 所見迷誤 世尊 以此因緣 尋究本末 為諸比丘 導引法味 亦為將來 眾生 示現大明 然熾正法 久存於世 三世諸佛 盡見將護 爾時世尊 於大眾中 而說此偈

千百非一族 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哀喪 時世坐上 數千萬人 聞佛所說 專意聽受 各隨所念 成得果證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昔佛在舍衛國 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異梵志 至世尊所 共相問訊 在一面坐 爾時梵志白世尊曰 願欲所問 若見聽者 乃敢陳啟 佛告梵志 恣汝所問 如來當為 敷演其義 梵志白佛 云何世尊 以何因緣 今世眾生 轉微轉薄 遂成減損 於人間世 不見熾盛 佛告梵志 有三因緣 使眾生 類轉微轉薄 遂成減損 於人間世 不見熾盛 云何為二 於是梵志 今世眾生 貪欲無道 慳嫉堅固 習邪倒見 時彼眾生 為此三事 所見染污 風雨非時 災害毒流 所種穀子 各失時節 轉不成熟 若彼眾生 所食之物 或生或熟 饒諸疾疹 疫氣縱橫 死者填路 不可稱計 是謂梵志 最初因緣 使今世眾生 轉微薄 遂成減損 於人間世 不見熾盛 風雨非時 災害縱橫 所種穀子 失時不收 轉不成熟 苗亦不生 人民飢饉 餓死者眾 是謂梵志 第

二因緣 使今世眾生 轉微轉薄 遂成減損 不見熾盛 復次梵志 如今國王 貪欲無道 慳嫉堅固 習邪倒見 治化失度 托境無厭 越界攻伐 共相傷害 刀劍鋒箭 共相斫射 殺者無數 不可稱量 是謂梵志 由三因緣 使此生類 災害橫起 飢饉餓死 攻伐無道 佛說此已 告目連曰 吾患脊痛 還詣靜室 汝今專意 與梵志論 兼與來會 永除狐疑 對曰 如是世尊 爾時世尊 變鬱多羅僧 枕僧伽梨 右脇倚地 脚相累 繫念在明 時大目連曰 汝今諦聽 善思念之 梵志對曰 願樂欲聞 目連以偈告曰

今觀此土境 及諸眾菓樹 山河流泉源 江海逝不停 昔人瞻固守 今為斯所在 寧轉尊法輪 示現天世人 不樂取命終 竟知趣何方 欲覓昔舊人 如今不見一

廣說如舊文 梵志聞偈 心開意解 即履道跡 是故說曰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此是其義 昔佛在舍衛國 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孤母 而喪一子 得此憂惱 愁憤失意 恍惚倒錯 譬如狂人 意不開悟 出城至祇洹精舍 轉聞人說 佛為大聖 天人所宗 演說經道 忘憂除患 無不照鑒 無不通達 於是孤母 往至佛所 作禮長跪 白世尊言 素少子息 唯有一息 卒得重病 捨我喪亡 母子情愍 不能自勝 唯願世尊 垂神開化 釋我憂結 佛告孤母 汝速入城 遍行衢巷 有不死者 求火持還 孤母聞已 歡悟踊躍 入舍衛城 至一街巷 家家告曰 此中頗有不死者乎 吾欲須火 還活我息 諸人報曰 我等曾祖父母 今